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菴文後集卷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蔣　寬

謄錄舉人臣李逢泰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五

明 王直 撰

墓表

主事歐陽君墓表

君歐陽氏諱俊字允俊泰和蜀江里人也祖以忠惇厚長者父子詹叔父子宗皆善士而皆早亡叔父無子君以祖命為之子而善承其教日夜自勵於學所以事祖及其母皆盡孝敬與兄弟處則恭而和待鄉人婚友皆

中禮節以故人盡愛之永樂甲申以詩經中進士選為
翰林庶吉士會纂脩永樂大典天下名儒碩士往往多
在君執筆編校精審無缺失由此益知名書成擢禮部
主事於是六卿之屬多缺而在館閣者皆賢才故為之
長者多思得其人以自助及禮部得君皆為喜當天下
無事歲豐人和四裔來朝兵革不用天子篤意儒術興
教化而脩典禮儀文之盛君從事其中從容詳雅援古
据今克盡其道事有難易緩急必身任之未嘗苟有避

就同列之士莫不謍歎其賢在位二年以祖喪去官得疾卒于家永樂丙申正月初五日也享年三十九卒後二月葬于馬塭岡以其地不吉也又以永樂闕年闕月闕日改葬其里下村之原予始與君同遊鄉校君長予一歲予嘗以兄禮之而君不以弟視予也及同領鄉薦上春官又與君暨湯君流曾君與賢同載以往四人者莫逆也既同登第入翰林又同官京師相得益懽甚其所與言者必依於孝弟忠信而其相責望者蓋遠也孰

知君與二人皆不及中壽而相繼先逝顧其所存無以致此者而卒皆如此豈非其命也悲夫君娶凃氏子二人曰沛曰瀚能繼其家沛既改葬君乃來北京泣請於予曰先人不幸已矣惟其徳善先生實知之敢請表於墓嗚呼予與君厚矣實惟知君其忍使無聞于世哉况君之子又以請也故論著其實使歸鑱諸墓上

羅景泰墓表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山陽處士羅景泰卒年五

十九葬于淮陰鄉之青墩而未有表其墓者後十年爲
宣德元年六月七日其配范氏年七十而終子鎮銓奉
柩合葬焉乃來請予文表諸墓上處士之先本撫州宜
黃人其後有爲吉水州學録者因家吉水之進善坊傳
幾世至處士之祖右軒父維道皆不仕處士讀書負材
器倜儻而好遊往來山陽最久喜其爲南北之衝可以
交四方之賢豪留居山陽西義橋輕財重義樂於賑施
周人之急惟恐不及縉紳士大夫過山陽者必殷勤欵

洽既久而敬不衰性尤寬厚與物無忤人犯之不校也
愛其子擇師以教之期不墜世德范氏定海人范文正
公十一世孫啓元先生之子能以孝敬事其上勤儉治
其家凡處士所以奉祭祀給賓客待姻族周窮恤匱延
師教子皆能成其志處士亦自喜曰吾之克樹立者吾
妻實有助焉二子鎮與銓也夫士之處者皆未試於用
其德不大顯於世而婦人教令不出於閨門雖有德善
尤不可得而見惟善觀人者觀於其子孫則其父母之

善可知處士雖老於山陽未嘗沾一命以卒而二子皆能世其家銓遂舉進士官御史是豈無自哉夫善之能及人者或可勉於一時至於成其子之才以膺爵禄之重非善之積有以獲乎天者不能嗚呼是可以表見於後世矣故為文授之而使劖諸石

梁孺人墓表

孺人陳氏諱順止元贛州路推官學禮之曾孫潮州教授以道之孫處士友慶之子嫁為梁先生不移之妻生

有淑質閑於女事梁陳皆泰和大家而教授娶清溪楊氏最有禮法其教孺人尤謹於規矩故孺人以德行功能為二族所譽歎元季兵亂大家皆燔刼無遺仍歲饑饉幾無以自存先生奉母楊氏撫其弟妹三人至傭書以贍給孺人則躬紡績縫製竭力助之脫簪珥以婚嫁其弟妹無少吝國朝承平日久家道稍裕孺人相先生教二子以學常誨之曰士不明經不足為士於是二子皆明經為名儒致位通顯孺人享其禄養三十年然所

以教之者始終無違理孺人之弟仲述洪武中為御史有清德既没家無餘貲其男女二人皆孺人教育使男有立女有歸男即貢舉進士為廣西僉事以卒而孺人又撫其遺孤其於諸孫亦訓之以義於内外姻戚處之有其節至於奴婢下人皆待之有恩平生清苦勤儉衣食不務豐竒適於可而已其綜理家務至老不衰蓋天性然也生於元至正甲申四月二十一日卒於今宣德丙午八月十二日享年八十三二子長曰潛字用之累

官至翰林侍讀兼右春坊右贊善先九年卒次曰混字本之官至蜀府紀善皆以文學重當時孫男六果嫈皆鄉貢進士栗泰和訓導楫榆樞皆為士人孫女六曾孫男十六人女八人玄孫男𡚁人本之以宣德戊申十二月十三日奉孺人之柩葬其鄉盤古山之原既得少傅楊先生銘其墓復俾直為文表於墓上嗚呼直自少時嘗聞孺人為婦為母之道而歎其德之全及以親故常得進拜於堂上而聽其誨諭皆存順勤儉忠厚之言可

以垂範勵俗因竊自歎女德之盛衰家之興替繫焉其或未能盡善者無所視效故也茲幸有孺人庶幾內外親戚之為女婦者有所觀法而興起乃今已矣嗚呼其何可復得哉故述其梗槩與直之所感者表諸其墓

教諭解君墓表

君解氏諱繪字朝夫吉水人曰成我原昌者君之大父父也君幼孤大父教之君亦頴敏好學既長益自奮從父原震先生授以易經能造其深微於諸書無所不讀

前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縉紳公君之從兄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光大與君生同年二公家居時君日與講論切磋有麗澤之益學遂大進其行篤於孝悌為文章必據於理考論古昔人物是非得失皆當乎人心永樂四年舉進士奉勅歸待用于家明年徵拜廣西道監察御史君歎曰御史天子耳目當巡省四方以鋤姦植善然吾親老不可去左右官雖貴非所便也力請為教官以便養乃改授廬陵縣學教諭奉

母劉夫人懇懇盡孝諸生化之九年考試于河南而君之家以縉紳公累盡室謫戍邊母與妻皆卒于京師君自河南還聞之不勝哀即走京師奉其骨歸葬而亦往就役十年缺月缺日至揚州以疾終年四十三權厝揚州城外後三年子親德還自戍所乃奉君之喪歸葬于槎路口先塋之次君配徐氏有婦道子三人長親德次親禮次徵生早卒女一人葉登崇其壻也孫男四人解氏故鴈門人自唐安吉令尹禹始來居吉水傳至于今

世以官學顯聞為大家至君之祖父皆慱學有文而皆不及貴慶澤之積故君能世其家負其才行足以大顯於當時而止於一教官又陷於竒禍以卒此知君者所以為痛惜也雖然君子之觀人也觀其本孝德之本也君駸駸乎顯矣乃求便養弗就比之饕富貴而忘其親者賢不肖可知也用此可以表著於世矣則君雖不幸不至於通顯何憾哉故表諸其墓庶百世之下有考焉

吳處士墓表

君諱昭字道彰姓吳氏其先錢塘人宋紹興間有曰琰者為興國令子子新娶廬陵東固李氏因家東固其後世再從遂居廬陵之城北自子新至君大父文琦父仲和皆不仕而皆以行誼稱於鄉君姿貌豐偉尚氣節而其心寛厚和平言動必循禮自以早孤不及養二親歲時祭祀或言及之未嘗不悲愴與從兄道淵道宏同居相友愛内外無間言於宗族親戚朋友處之盡其道至於貧而願學與介而能守者則資之使成名死者厚賻

贍以葬而周給其家其他賑窮邺匱赴人之急尤夥家
既豐饒有廣宇豐堂魁傑之觀佳花美木幽閒之適客
至輒觴詠終日常慕陶元亮為人自號菊隱士大夫多
為賦詩宣德丙午七月十四日以疾卒于家距其生洪
武壬戌九月十三日得年四十五娶金灘劉氏有子八
人肅為邑庠生某某皆知學君常延名師篤意教子多
市書使讀期必能世其家孫男一人復孫肅與諸弟既
葬君於其里望城崗先塋之次後三年已酉來北京因

其烟家長史周君請文表于墓嗚呼吳君其可謂君子也哉古者以三物教萬民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皆人道之當然也教既成則人皆為君子而俗化之美比之唐虞何其盛哉後世豪傑乃或以為不足為往往務為新奇殊越之事以動人耳目取名當世或逞聰明辦給之才窮其力所可至利之所在浩然直前於夫六者之行皆棄而不顧卒至於辱其身其效之不同如此則何可以求異哉今觀吳君之存於心施於家達於鄉黨

州閭皆不悖古之道而以和平寛厚之意行之異乎世之所謂豪傑者則謂之君子奚愧哉用此可以表見於後世矣故為之辭使刻之墓上

彭孺人墓表

泰和進士張僉喪其母孺人彭氏既葬於其里埜湖塘之原乃來京師求予文表其墓彭氏家桃源世有德義孺人曾祖君遇祖直方父伯讓皆以惇厚謙謹重于鄉故孺人居家為賢女孝順勤儉服閑女工既笄以歸于

張子廉之子善則甫張氏亦邑大家遭亂中衰孺人善事舅姑善則循循雅飭以儒道自持孺人相之克再興其家其待内外族姻皆有禮而仁以字其幼孤又能推其餘以賙貧乏有子二人長曰坦次即僉孺人皆勉以學問二子亦善成其志坦以永樂乙酉領鄉薦會試不第卒于國子監僉登永樂壬辰進士第觀政于都察院奉詔使交阯孺人居家疾甚方篤念其子而僉適使還過家得躬侍湯藥以致其孝孺人亦為少慰然終不起

洪熙元年九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卒之後五日遂以禮葬焉女三人嫁𨷂皆士族孫男五人曽孫男一人予觀周之公侯大夫士所以克興其家而王道頼以成者葢其身篤於行而其妃夫人有以助之也後世士大夫之能善其身者鮮矣爲之女婦不見其可法而不能興於行故始而貴富終而貧賤者葢多焉女德之系乎盛衰可知矣若孺人之賢所以脩其身昌其家而成其子如此豈非有所本也哉故表諸其墓

曾存禮墓表

曾先生存禮予泰和之善人君子也予初友其子質中先生不以予少特加愛焉由是與其父子遊先生世業醫其心則篤於仁赴人之急雖風雨寒暑不廢視彼有疾猶在已既與善藥又數數臨視而斟酌之惟恐有一之不得其安者若報與否不計也性質直坦亮内外一致處兄弟訓子孫待姻戚皆温然和厚於鄉閭之人恂恂恭讓不苟忤其意人亦無不敬愛先生者喜飲酒雖

多不亂知已者過其門輒留飲蔬菓魚肉隨所有不求甚豐至賔主皆醉然後罷若無賔客則父祖子孫相勸酬愉愉然樂也平生不喜為機變不苟營貨利惟以澹泊自適非公事不至縣庭凡里中豪傑之所得意以逞者先生皆斂避不敢知人非端重不相與往還自予與之處四十年未嘗見其有失言於人失色於人者性尤曠達不以死生介意嘗營壽藏於髙塏巷而請銘於予曰使我見之死亦足矣予遂為之銘先生以缺年缺月

缺日卒葬髙塭巷而納予銘墓中後缺年卜者謂其不吉質中乃奉遷於龍洲之原實缺年缺月缺日也先生初有二子長即質中次先卒孫男三良隱祥至是良為訓導來京師以父命謁予請曰昔者先生嘗銘先人之墓矣今既改葬思表之墓上以著不朽願先生終惠之予謂人皆有善善之不存者欲害之也於是聖人有教教之不改於是而又有刑蓋使之節其欲而率於善也使人皆節其欲而率於善則治教之具可以不作矣然

而汩於欲者比比也乖戾鄙薄之行興和平廉厚之意靡此教之所以不勝而訟之所以繁也若曾先生之處已接物蓋能節其欲而率於善者為人如此則亦何藉於有司謂之善人君子奚愧哉故表諸其墓

處士蕭公墓表

公蕭氏諱恪字存道泰和祿岡故家曾祖宗輝父以吾皆隱德弗耀公少端謹好學多讀書尤用心於易究性命之奥然止用以自足不求人知其事父母極愛敬處

宗族敦睦有禮法於鄉黨循循豈弟不苟止安隨遇事無大小必揆於義衆皆取正焉公孫立無同産兄弟與從弟子元子凱相愛甚篤二弟死撫其孤尤有恩至於寠夫細人無不蒙其惠者所居多良田而山水皆秀好公日徜徉其間興之所至發於吟咏大篇短章皆有法度亦未嘗輕以示人曰吾取適意而已豈夸衒以求售邪直之繼母夫人公之姊公實為舅氏少時常辱愛於公真若所自出者忠厚之至也永樂辛卯客遊廣東

年缺月缺日以疾卒于番禺之寓舍距其生元至正戊戌三月十五日得年五十五娶南逕胡氏生三子成德魯德孚德皆能承公之教以世其家女二再娶沈氏生子惠德早夭孫男八成德以壬辰之歲自番禺奉公之喪歸缺年缺月缺日葬于甘溪土坎上之原葬後十七年而成德亦卒魯德孚德俾直述公之善以表諸墓嗚呼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其善行必有以蓋於一鄉然後鄉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若公者是也令不幸已矣

則夫鄉人之欲勉於善者將何所視法哉表而著之庶幾有聞而興者故次第其説而使鑱諸石

彭氏直方墓表

泰和城西桃源里有質行君子曰彭公直方年缺十以缺年缺月缺日卒葬沓隴之龍家原鄉之君子與夫小夫婦人過其墓皆欷歔歎惜有泣下者蓋公以忠厚存心其出於口皆禮義之言其見於事未嘗有險薄違道者君子以德而相愛小夫婦人蓋嘗振其窮卹其患而

瞻其不足是以至於久而不忘也洪武中直之先君子自工部主事以憂居家常舉公以教直曰吾彭氏之彌甥也觀公之德蓋所謂古之君子者當國家興運之初賢者則出為世用鄉之豪傑亦各奮其才力以自雄聲勢赫奕而細民受其弊公獨退然其間課率僮奴以耕稼自足於人道所宜者必躬履實踐不外飭以為名不苟異以為高其待鄉黨意誠厚於親戚加厚焉於宗族則又加厚焉當時皆卑其所為其後細民多反噬過公

門則指而歎曰此善人君子也使人皆如是吾屬寧有害哉而向之豪傑皆波頽澌盡然後見公之德焉此汝曹所當法者歲時常從先君子拜公於牀下瞻其德容而聽其誨論蓋煦然如春之着物也心誠慕之又嘗聞之前輩老長曰國初之度民田也從事者皆視利為輕重公獨介然以實聞江陰徐侯為縣求耆德自助唯公與歐陽以忠特為所尊禮民多陰受其賜及長其鄉粮賦不妄取一錢而事以辦治此皆人所不能忘者於乎

若公者非誠所謂君子者哉公娶闕氏有子四人伯讓仲恭叔温子善其淳謹皆如公孫男闕曽孫男闕皆讀書厲行為士人於此尤可以見公之德矣嗟夫泰和文獻之邦也故家大族讀書以相尚禮義以相先而其閒淳德古道又有如公者故能保其家而益昌數十年來凋謝殆盡聰明踔厲之士不復見前輩髙風雅度往往極其才力之所至則鄉之君子與夫小夫婦人安得不慨想於公哉公之曽孫俊為太學生在北京相與道之

如此乃序次其大節俾歸刻于墓上庶幾覽者有所興起云

曾處士墓表

吉水曾惟珍以明經取進士擢官行人與予偕在京師謁予告曰先人之卒久矣尚未有文表其墓非敢後也惟其平生大德以教以育至于今而不克一日享其禄猶冀或者假寵於朝廷可以為親榮而竟未能遂若今不圖所以顯揚其德恐久而沉泯則不孝之罪大矣敢

請一言以表于墓上予哀其志不克辭按狀曾氏本郕
國宗聖公之裔漢都鄉侯之子據義不仕新莽舉族南
遷有家于贛之崇賢者後析居吉水之瀘江今居石壁
又自瀘江析焉則公族也大父仲賢父存遠皆不仕而
皆服詩書之教元末大亂盜賊蠭起故僕有不義者覆
其家公時方髫齔與兄仕吉弟仕寬奔走避難顛沛之
際而奉養其母不少衰國朝受命海宇寧謐公卓然自
立脩復故業不失其舊觀而事母益謹處兄弟益恭以

愛待宗族和而有禮接鄉黨義而有恩晚年大新居第
廣田園課僮奴治稼穡其中嘗自喜曰吾為太平幸民
得享夫耕稼之樂者皆上賜也因以耕樂自號賓客過
從則款洽終日杯酒相對懽如也遺惟珍受學邑庠誨
之曰大學一書治己治人之道備矣爾能服膺不忘則
庶幾不忝其世公諱鄖字仕勉卒于永樂辛卯十一月
二十日距其生元至正辛巳之歲享年七十一娶高氏
子二人長即惟珍服公之教有名位於時次曰鼎珍亦

能世其家女三人劉孟良曠緝徵劉宣光其壻也孫六人女五人公之葬以卒之月闕日其墓在闕之原於乎自郕國至於今其傳世遠矣其變故亦多矣曾氏子孫雖散處而能久且盛者豈非道德之懿足以昌其世邪故公能再立於覆敗之餘而又有子以浸大其家雖顯揚光寵遽未能及安知其不終享也哉故表其墓以俟

楊處士墓表

山陽有篤行之士曰楊公從義以永樂庚子九月十七

日卒于家年七十二其孤文行忠敬敷奉葬郡城西北鉢池山之原既二十年矣今年敬來北京以浙江布政使孫士英所述行狀請於予曰先人之葬既有銘以納諸墓惟其平生厚於仁振患難周困窮甚於為已常語諸孤曰仁者愛人若視其危殆而不恤此孟子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吾所以施之不吝者推是心焉耳敬兄弟熟於耳而著於心今奉承遺訓捐廩以賑飢豈敢徼恵於朝廷而乃蒙寵褒之命實先人之德教然也敢

請文表於墓上使人知令之蒙幸盖有自予在翰林嘗聞山陽楊熙傑能出穀以濟貧人上嘉之遣使持勑旌之為義民勞以羊酒予固善之熙傑忠字也又觀士人石宇所為楊熙武墓誌銘云熙武嘗以吳郡朱璣質直多聞與之友館於家璣死為具殯殮又周給其妻孥庶幾漢范巨卿予又善之熙武文字熙傑兄也及今聞處士之賢然後知其所以能成厥子者由德有諸其身是宜表之以傳於久遠按狀處士諱宜從義其字也世家

山陽之新城大父世昌父繼遠皆不仕母阮氏處士沉毅清介務脩身齊家奉親盡孝每事必稟命而後行其父先卒獨養母於兵戈之際未嘗廢子職母病侍湯藥累日衣不解帶嘗籲天請以身代及卒哀毀踰制葬祭皆盡其道處宗族以禮待鄉黨以和見貧乏者汲汲賑之因其心之自然亦未嘗有德色平居整肅不妄言笑人有不平者皆來質其平至老而操行愈謹自郡守以下皆敬禮之嗚呼豈非篤行之士哉娶薛氏賢而有婦

道五子文行皆先卒今存者忠字熙傑敵字熙節斆字熙學女二人皆有歸孫男九人曾孫男一人子聞仁者天德之首人道之大也君子以仁存心行合乎天而及乎人則天祐之人與之處士之心厚於仁其子之賢而能奉其教篤其施如此豈偶然哉江河之流不窮者其源深也處士既深其源諸子又疏其流其果有已邪楊氏之福能久而盛者蓋自處士始故表其墓以示後人俾善繼之且使凡觀者有所興起云

夫人陳氏墓表

刑部尚書建昌魏公以其祖母陳夫人行狀授予曰吾祖母之卒葬里中烏龍嵛今四十年蒙天子非常之恩累贈至夫人誠可謂榮矣惟其德善宜表於墓上以示久遠敢請文於子予不得辭按狀夫人諱寧字淑靜奉新東山望族元兵部主事陳某之孫某之女也自幼貞靜善女工不妄越户限既長歸魏公庭郁相夫以義事舅姑以禮處姻族以和撫羣下則以恩其治家則勤且

儉未嘗以富驕人元季避亂家建昌之温湯庭郁公或有居室不如舊之歎夫人慰之曰居不在大幸身安足矣益勤於内助家復以興然自奉澹泊而樂於賑施隣有貧婦老而獨夫人衣食之死則備棺葬焉有以貧鬻兒女者夫人為贖還之鄉族歸德焉平居恂恂寡言而應事接物皆中節綜理嚴密庭户肅然僮僕非有命不得至中門内嘗戒女婦曰婦人必謹守禮法少有不謹則辱舅姑玷父母貽笑後世又曰事夫當助其為善而

沮其為不善庶可無後憂又曰婦人好畜私財此分門
割户之端也不可以不戒夫人言行之可法者如此初
尚書自河南入為刑部侍郎蒙追贈淑人及為尚書加
贈夫人命書具在足以昭其德矣其生以元天歷戊辰
四月初七日國朝洪武戊寅十一月初一日其卒之日
也享年七十一子三人伯泰伯永伯顒孫男七人長曰
源即尚書次溥濟文忠文華文義文熙予觀自古諸侯
卿大夫所以興其國家而昌其子孫者雖本諸其身而

亦有女德之助焉二南之詩可見已夫人之德亦何愧於是宜其子孫之賢有若尚書之獲乎上而成其親豈不盛哉用是可以表著於後世而勸天下之為女婦者故次第書之而使刻諸石

庶吉士王欽正墓表

正統三年六月十三日翰林庶吉士王鑑欽正以疾卒于京師士大夫皆哀痛之妻周氏携三子琮珙珣奉柩歸葬於吉水少師西昌楊公憐而為之銘而其友中書

舍人龍文等又求予文將以表諸墓予諾之而病未能
作也然痛念之不忘欽正吉水金塘人曾大父所安大
父子完父嘉績皆不仕然世忠厚秉禮義欽正淳謹好
學嘗從劉子欽先生受書經奮勵不懈選為邑庠弟子
員宣德壬子江西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禮部中校官選
宣宗皇帝命擇其優者錫之冠帶俾食教官祿讀書于
國子監翰林每三月一試品第而獎勵之務底于成欽
正必在甲乙之數丙辰遂取進士為第二甲第一人上

方稽古右文命選進士最優者以為翰林庶吉士俾讀書文淵閣學古為文章期至于古人而後已大官供膳月賜膏油費俸祿輿隷居室皆命所司給之欽正感上恩益自淬礪早夜孜孜以圖報其文學日進朋輩罕有及者且言動必循於理未嘗有過差元老大臣及諸縉紳先生莫不愛重之以為足以稱上意蓋駸駸顯矣而遽以疾終嗚呼可惜也予嘗自謂欽正之先積德累善始發於欽正豈不欲亢其宗欽正躬孝友之行亦思有

以顯其父母而國家之成賢才將以資用於他日今皆不遂焉此豈獨為欽正惜哉語曰天道佑善欽正宜得佑於天而反若此豈將大發於其後邪是未可知也故寫予哀惜之意俾揭於墓上亦因以慰其存亡者耳

曾質中墓表

質中曾氏名軺質中其字也世家泰和柳溪以醫名家大父以實父存禮皆忠厚樂易而深於其道質中盡傳家學其德又似之且篤孝弟執謙恭嘗從鄉先生蕭尚

仁受書經舉為學官弟子以親辭又舉善醫徵詣太醫院亦以親老無侍子得免歸其事親極孝愛悅愉承順二親懽樂焉且以儒學教鄉里子弟于時邑之老醫宿學凋謝已盡能繼者惟質中一二輩於是縣人有疾皆奔走其門質中不避寒暑風雨赴之性嗜飲有急不暇坐惟立進一二杯即他往視疾自朝至夕未嘗有厭倦意經其診視予藥無不愈報與否不計也其不能報者再有求應之如初不少吝以是人無賢愚少長皆服其

仁初給事中章某巡撫自贛來患瘴癘疾甚精神煩亂發狂言若有所見衆醫走避質中曰吾知之矣投以藥一飲而定三飲而遂愈江西黃僉事巡歷至泰和患傷寒寒熱交作質中投藥一服而安與藥金辭不受黃君感其意曰是必有後進其子良於邑庠里中楊氏子病危篤衆醫失措父母懼甚請質中質中視之曰我任之毋自苦與之藥若以水沃火頓覺甦更十餘服遂愈楊氏以再生之德歸焉道士黃仲真有疾日就殆自分必

死戒其徒治後事衆醫無可柰何質中取藥視之曰藥良是為沉吟久之加減三四物與之服疾為減不二日遂失此苦更無藥調理旬日而復故其門人福建按察僉事廖謨述其行事云三四十年閒邑中嘗活者以數百計殆信然矣憶初質中授徒里中時予同廖謨尊府潛仲先生遊縣庠皆與質中交最厚間相從為樂或有一味之甘輒縱飲否則與質中自舉罾取魚以歸存禮先生迎門笑語邀客坐樓上傾榼而飲之賓主各醉而

後罷其後予官京師久之乃一歸存禮先生已老而父子交情彌篤予與先生為壽藏銘後數歲又表其墓予固悲其不可得而幸有質中在孰知去十餘年而質中亦已矣嗚呼其又可再得邪邑之人倘有疾苦其何所告語而求活邪則予之所悲者非一人之私也質中生洪武丙辰二月初九日卒於宣德乙卯十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葬龍洲上龍門院前娶任氏有子三人良隱祥良以壽張訓導歸服喪既除來北京相與論舊事不

勝悲而請予文表其墓嗚呼予尚忍為文邪然質中之德不可以泯也故表諸其墓

僉事郭君墓表

泰和北門郭氏初徙自臨湘世服儒業洪武中慶守先生愽學淳行有名位於時先生無子以其兄慶宗子彦常為後彦常倜儻有才畧未仕而卒此君之祖與父也君諱統字公緒自幼喜學彦常甫篤意教之遣從蕭尚仁先生受書經英敏絕出同輩多推讓焉選為學官弟

子後二年予與爲同列君少予一歲而最厚予朝夕相
與講學不厭縣大夫每試諸生君常在甲乙之選因益
自喜志彌厲其詞氣之高予不能及也永樂甲申予竊
第官京師未幾君亦領薦書而以憂去壬辰遂取進士
時太宗皇帝慎刑獄命進士皆理刑君在都察院最以
清謹得名擢拜陝西按察僉事改浙江廣西貴州皆能
舉其職浙江雖内地而外臨大海陝西廣西貴州地皆
與夷獠接多列兵戍守爲吏卒者文武愚良粗細不同

必賴憲臣廉察而整齊之乃能守禮畏法以保境息民然非明潔公平之君子則不能服其心君之才氣足以有為而其身則常置於禮法之内故凡所至强者以戢弱者以立法度張功業著當時論憲臣之賢者必稱君正統二年在貴州得風疾言動皆廢子珣往迎歸就醫藥不能愈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卒于家年五十九娶胡氏繼吕氏子六人琪珣琰珩瑜琛孫一曰點其葬以四年正月初五日其墓在縣東北龍門山岡背之原嗚呼

予與君相好四十餘年志同道合而君之賢真足以任大事成偉功予之期君者不止此乃今已矣豈非可惜哉雖然君年及六十官五品受方面之寄其所樹立表表在人耳目可以無憾惟知君之賢而惜其遽止若予者不能無憾也故書君平生大槩以授珣使表諸墓上亦因以塞予之哀思焉耳

主事王公墓表

公王氏諱實字好信吉水富溪人曾祖德翁祖遠林父

仲泰皆不仕仲泰君娶許氏生四子公第二子也天性淳謹無外慕事父母極敬愛始終無違禮於諸兄弟尤篤兄好學父子三人客死武寧不能歸公歸葬其骨而贍其家叔父思輯商于外子幼公命僕為之耕以給之比歸乃已其於宗族雖疏戚不同皆和而有恩待賓客故人雖豐儉不同而莫不中節處鄉黨鄰里一以仁值水旱歲飢必盡發所有以貸之貸而不能償者焚其券鄉人衰時則鬻地於公請自耕而納租又私以質錢於

高氏遂逃高氏掩而有之公不問隣人王存習誣公弟好古之牛為己牛其姻家為縣吏與丞狎白於丞丞最嚴酷人莫能自明者公謂弟與之勿自陷于非辜丞敗其人愧謝乃歸牛公廉厚不爭有古長者之風多類此自少力學通諸書開門授徒弟子多從之者中歲喜遊嘗踰五嶺涉湖湘歷淮海覽勝而歸既老不復出每自誦曰吾尊德樂道無所慕於世卑室廬菲衣食矻矻然畎畝之間不幾於太古之民是亦樸者之為也因自號

樸叟作世德堂教諸孫使毋忘先德子佐取進士為刑部主事有勞績朝廷封公為承德郎刑部主事公居寵思畏所以訓佐者惓惓於忠敬仁義他不之及也正統五年正月不豫且三日謝醫却藥曰吾何疾殆命也夫忽取水盥濯更衣端坐而逝是月二十五日也年七十二娶羅氏有賢行子一人即佐女一人嫁同邑劉庭茂孫男五其葬以闕年闕月闕日其墓在闕之原富溪之王盖出羲之其六世孫洪守南康子孫因家雩都木

瓜園八世至朝散大夫允章子文庭始居吉水之盧兜文庭仕唐為御史大夫十七世至槐軒府君乃徙富溪德翁其子也在元以高年再受帛而遠林最有德於人亂世人爭衛之以免禍仲泰在洪武中嘗舉賢良不肯就盖世積德誼而公繼之又施及子孫使日篤不忘王氏之福將不由公而益大矣乎故表著之使刻于墓石以俟

郭處士墓表

處士諱忺字景弘姓郭氏萬安東湖里人也東湖之郭始自邑之符竹而分在元有諱載者以詩經取進士大有聲於時處士曾祖懋德祖彦皋父孟賜皆不仕處士生而俊爽聰敏過人年十二能暗誦大誥三編就試禮部受賞而歸既長益讀書能通其大義然是時家事亦滋出不克大如其志篤於事親朝夕敬奉無違禮其奉宗祀尤極其誠與兄弟處盡恭愛之道同爨而食未嘗蓄私財内外千指相與無間言一門和氣藹如也性惇

厚質直言行必循乎理好善嫉惡出於自然家雖豐而自奉儉薄樂以餘財振人急鄉邑士大夫禮之惟恐不至而士大夫亦無不敬愛處士者有子三人延明師教之常諭之曰讀書立身之本惟勤然後有成若慢戲佚游未有能自立者汝曹勉之既又遣其長子邦本游邑庠厚資之使學宣德己酉遂領鄉薦後四年會試禮部得納溪訓導君子謂處士能教子矣宣德甲寅三月十一日以疾終于家年五十娶蕭氏有男三人長即邦本

次邦固早卒又次邦榮女二人尚幼處士之卒也權殯于其閭之左至是葬于闕之原而以前澧州太守鄒進所為狀來請文表其墓予觀先王之所以教人者曰孝友睦婣任卹人而能此可無愧於為人矣然世有不能者而其子孫反務為竒詭以欺世盜名君子不取也今處士之行葢無愧先王之教是可以表見於後世矣

知縣俞公墓表

宣德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潛山知縣臨安俞公以疾卒

于官年六十潛山之人哀思之如父母嗣子觥等奉柩歸臨安以正統元年十一月十日葬于縣之靈鳳庄上山之原葬已觥來北京泣請於予曰先人與先生同年取進士又嘗同考京闈鄉試自謂受知於先生今既不幸已葬矣惟墓上之石當有文以昭德垂後非先生莫宜為先生哀而賜之言俾託以不朽為幸大矣予既悲公之亡而重哀觥之志奚可辭公諱益字友謙别號鈍菴其先本河間人以宋外戚從高宗南渡始家杭之臨

安集賢里公天性孝友八歲喪其母日夜哀慕不置父筠軒最鍾愛然教之必謹於禮義既長遣受業邑庠通春秋遂取永樂甲申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預脩永樂大典書成授靖安知縣靖安南昌屬邑邇藩憲治所公善治其身必循理而遵法務有以惠利其民民德之聲譽日起藩憲知其賢事之難治者多委任之無不治於時事有當言者亦懇懇盡其誠嘗言尊崇制書慶賀禮儀裁革冗吏諸事朝廷從之著之令久之以外艱去服

除知潛山其惠民一不異靖安治化既孚乃大新學校以教民民尤德之賓興之歲公屢典文衡號為得士滿九年當去縣民羣告于郡守與御史曰令誠吾父母也令舍我而去當何恃請必留以惠民太守御史言於上得復知潛山民素服公之化於是相安於無事而公乃已矣宜其民之哀思也盖公廉慎平恕治心脩身始終如一故得民如此娶同邑上羅沈氏有婦道二子長卿公兄某之子公未有子時以為子次即舣女五孫一公

平居教子弟必使勤慎清約不侈靡傲放蓋以身為教云予嘗謂君子之仕必先謹其身能謹其身而行之以公天下豈有難事哉公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事之尤可為法者公在靖安時姦黨之獄滋盛凡有名者皆沒入至空其族乃已他邑愉民好以此誣人人亦反以誣之蔓延不已當沒入者殆百家且其俗嚚訟人望風畏之藩憲大臣當往涖亦憚行以委公公曰吾無私所恃者天而已吾何憚即往按其名盡沒入之威刑之中仁

厚加焉吏卒皆化於公無毫髮過失畢事而名愈振予益以信天下之事無難治要在謹其身而公道行焉彼其事僨而身辱者皆私欲之害也公所行如此非仕者之所可法哉况其美衆邪故為書之俾歸鐫諸石

御史姚君墓表

君姚氏諱善字無善其先家于干越之姚原五世祖洪仕宋理宗朝為戸部尚書四世祖戊徙家番昜之珠湖祖逺昇國朝洪武中復徙邑東之後山父漢中皆不仕

君幼喜學頴悟出儕輩既長選為邑庠弟子員學成貢入太學隆師取友勤勵不懈四明陳先生時為司業特器重之六館之士亦多讓其賢宣德癸丑擢拜山東道監察御史敬恭夙夜以脩其職凡諸讞議及有所糾舉皆必當其情嘗奉命廵按直隸及廣西寛而不縱嚴而不殘吏畏而民愛之宣宗皇帝嘗欲新天下之治分遣大臣察諸吏賢否命必與御史偕兵部侍郎徐公當南直隸與君偕君嘗歴諸郡縣備知吏治得失與其行之

邪正才之高下其言大契於徐公凡去留最稱允徐邳以上至濟寧漕河淺澁公私舟楫皆不便以委君君往來計度疏治人賴以濟異時舟上下諸閘有力者爭推挽勢悍甚善柔被捶擊至旬餘不得度君下令必循次以進毋敢譁人甚便之多頌之者朝廷嘉其績賜之勅命且以所居官贈其父母卯氏妻某氏皆封孺人當時以為榮而君子尚以遠大期之正統辛酉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年六十四臨終歎曰天乎吾受上恩不能報

而又先吾母以卒吾豈能無遺憾聞者悲其言子四人驥驄驛騏驄在京師奉柩歸葬于其鄉闕之原介其親戚胡秉常來請予文表諸墓予嘗聞君而恨未之識於今固已哀之況聞其母年九十四尚無恙念其既老而孤則其哀有已耶然古之孝者貴能立身行道以顯其親雖養之不終是固有命也若徒能養而習於不善足以貽親羞雖使久生於世亦奚足道哉觀君所立如是則為母者可無悲而君亦可以無憾矣用此以表其墓

庶幾少慰夫存亡者耳

員外郎謝君墓表

正統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奉訓大夫兵部武庫員外郎謝君以疾卒于官年五十九子琳奉柩歸揚州卜以年缺月缺日葬于江都縣善應鄉先塋之次謀於衆曰先人之葬既得學士藺公述其行高公銘其墓矣若又刻表于墓石豈不益彰徹顯著而永永不朽衆皆曰然乃因郎中曾公士宏請於予予不得辭為取藺高二公

之說益以予所見者而論著之君諱涇字彦清其先世本溧陽史氏曾大父純始徙居江都元季兵亂家覆子恭幼稚無所依里中謝萬六者養為子謝無後因從姓謝氏恭生起皆不仕而皆為善人則君之大父父也君幼有至性得果實之屬不敢嘗必先以奉父母稍長尤聰敏喜學為郡庠弟子員永樂乙酉領鄉薦明年中副榜選入四譯館習譯書戊戌取進士為翰林庶吉士遭外艱去治喪能盡禮母嘗得危疾刲股肉作湯進之疾

遂瘳其後母以高壽終葬祭亦如禮而哀戚加焉伯父寧卒無子君服喪主其後事宣德二年授行人奉使于四方未嘗辱命所過必詢訪民情吏治有當者必以聞詔諭安南及其境逆者至陳兵導從頗不肅君呼其長立庭下責之曰我奉天子命以寵綏一方使各有寧宇下之事上當敬恭朝夕爾何敢不肅尚不知有天討邪衆皆拜伏莫敢譁詰旦至富良江國主率其下迎導甚恭既就館敬禮尤厚君初過龍州憑祥其人有訴安南

為寇害者君從容為言且喻以逆順禍福國主愧謝即遣人戒邊吏謹約束使還厚以金帛奉君君拒不受既歸而有武庫之拜武庫號繁劇凡兵部文符下四方皆從武庫君居其間未嘗有過舉上嘉之追封其父為武庫員外郎母董氏贈宜人皆賜之誥命又嘗再往荆湘兩浙選材武士撫諸夷獠能敷上德盡下情事舉而名益振士大夫皆以遠大期之初娶李氏先卒再娶陳氏皆有婦道皆封贈為宜人子男一即琳也孫男女各一

人憶永樂初見君被選入翰林天子方嚮意文事所以期待成就者甚至君亦意氣英發慨然思有以自見盖在翰林廿年始去為行人為郎官以其才行之美而究其所至豈止於斯而已哉而乃止於斯非命也夫然其所至如此是可謂能賢況又有子汲汲焉以圖其不朽亦可謂能孝用此足以垂美於後世矣故表諸其墓

處士劉公墓表

公劉氏名璜字伯堅漢中山王之裔五代時有諱仁晦

者累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家淮南子翊仕宋為秘書省校書郎出守鄞因家慈谿故今為慈谿人公之大父文鶚父侃皆樂善而不仕公生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慕如成人又喪其母陳氏哀益甚閭里皆稱其孝比長勵志學問窮日夜不休學遂有成間發為詩歌以娱情寫物率清婉有思致前輩皆推重之然尤以謹厚延譽於鄉邑嘗為里中長里人有坐事連逮勢叵測懼以誣受禍不能自明計惟公言可信於縣官願納女以請公曰爾

母自苦法雖嚴終不及非辜我豈秉人急而利人女子
者公雖拒之然陰為申雪卒得免内兄孫某被累當輸
作京師公念其無助曰恤患義也與皆行未幾孫卒公
為歸其喪公兄玘為杞令卒二子杭棻皆幼公教育之
如己子棻遂取進士為御史為按察副使有名慈谿縣
學獎縣令長沙張志善規治之而以事去詢于衆以屬
公逾年而學成無絲毫闕失平生行義多類此縣令丞
每欲薦之自念早失父母不得養不忍棄祀事而去每

力辭以免晚益恬退治軒曰養素與文士倘佯其中人稱為養素先生娶同邑陳氏台州教諭陳某之子有婦道子男三人長梁永樂庚子貢士次渠次栴閩清教諭孫男六人女六人栴迎公就養閩清宣德己酉十一月二日以疾卒于閩清之學舍距其生甲辰四月一日享年六十六栴奉柩歸以明年庚戌十月五日葬于其鄉之上午嶴五世祖朝請大夫厚南墓側配陳氏祔焉至是栴以廣宗教諭秩滿來京師得邵武教授以公行狀

謁予曰先人歸葬久矣而墓上之石未有文敢以請予
覵公之德既孝於親又篤念其兄撫其孤姪使有立免
人之禍而不失其正周人之死而必踐其義且能脩學
校為縣官之所不及為至其死也又以不用浮屠教其
子可謂始終不悖於道者其行如此是宜表著於後世
故序其説而使劖諸石

羅教授墓表

先生羅氏諱仁字汝寛吉水桃林里人曾祖仲哲元鄉

貢進士祖時中父養蒙皆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先生自幼聰敏嗜學與兄工部侍郎汝敬皆授業於家通書經然於諸書亦無不讀攻為文章喜吟詩操筆立就其才思涌溢奔放迥出儕輩上弱冠已能為人師久之學益進名益顯武昌新喻二學皆請為訓導用親老辭永樂己丑臨江府學又薦之始以父命行既受職嚴師弟子之禮於夫所以脩已治人者之言蓋惓惓然未幾以外艱去居喪盡禮服除改邵武又以其教臨江者教

諸生學祀於水先生奏言府學費巨非一縣所能為請均之諸縣從之學遂以成秩滿績最陞常熟教諭其為教益力脩琴川誌以備考覽歲丙午廣東鄉試請典文衡其去取必公常熟學舍久弊乃捐貲為倡殿堂門廡皆脩治煥然華好滿九年又績最陞温州教授始至即以十事告郡侯申明教條以作興士類時已有疾飲藥猶日坐堂上進諸生講聖賢之道而疾益甚一日晨興謂其子恒曰吾大期至矣然自顧無所恨汝曹勉之勿

墜先業治喪用家禮足矣復召諸生與訣别翛然而逝正統丙辰十二月癸酉也年六十二平生事親孝奉先敬於宗族義而慈於鄉黨隣里和而惠其撫孤恤貧周人之急不可一二計其所為詩文曰在泮集者若干卷藏于家娶同邑劉氏有婦道又娶周氏子七人文惠類恒載嗣俊女二嫁某某孫男八人恒奉柩歸與諸兄弟以己未十二月初十日葬于其里之殊坑少保永嘉黄公銘其墓矣又來北京請予文表諸墓上羅氏故儒家

代有聞人予與工部同年取進士又同官翰林因得拜其尊府君既而又得與先生遊父子兄弟皆予所敬禮者其尊府既以德行重鄉邑而工部之才望滿朝廷功業滿邊隅先生又表然為名師所以成賢才裨政治者蓋不少今皆不可作矣則予之哀思可已邪文兄弟致孝於親切切焉圖其不朽而以屬於予故備書之豈徒以見先生之賢有所本亦使世之為父子兄弟者觀之或有所興起云

屈氏二親墓表

正統己未十二月二日刑科給事中屈公以疾卒于家年六十九其配夏孺人哭之過哀戒諸子曰我未亡人也義必與汝父同穴姑緩葬以俟我明年庚申九月十八日孺人亦卒年七十一時子伸為貴州按察僉事聞父之喪即棄官歸中道又聞母訃哀慟摧裂幾不能生既歸襄事貴州文武諸司交奏乞留而奪情起復之命下不敢少延以盡其禮乃卜里中小雷洲南原祖墳之

左治葬地且自為誌以葬事屬諸弟而銜哀就道遵上命也是歲閏十二月廿二日乃奉二柩合葬焉今年仲以事來京師介其親戚胡秉常奉二親之行狀謁予請曰伸於二親生不得致養病不得調湯藥死又不得躬斂含奉葬祭其痛何如之惟墓前之石宜有文以昭德垂後若於今弗圖恐久遂沉泯而不孝之罪大矣敢以為請予哀其志故不辭按狀屈氏之先咸陽人至宋南渡有曰栗者為倅于饒始家鄱陽世為衣冠之族公高

祖殷仕元為信州路總管府知事曾祖清卿信州文學祖齊民元末倡義保一鄉父宗文母孫氏公其第三子也諱理字公道自幼天資髙爽勤學問研究經史既冠父母以家政付之公殫心劬力理田園治生産家日益裕事親極其孝敬左右順承無違禮飲食之珍衣服之美不先以奉親不敢用其所羸財必以告於親而歸諸藏未嘗私一毫親没治喪一依朱子家禮事二兄尤篤隆然恭愛之施著家規廿餘條以整齊其家奉祭祀敎

子孫撫下人悉有法度門內凡千餘指皆服公之化無彼此言者郡太守甯善縣令任勉嘉其孝弟欲薦之公以親辭乃遣子仲入鄉校學成取進士拜刑科給事中敬恭夙夜以克有成績朝廷嘉之推本於父母封公為刑科給事中配夏氏封孺人夏氏亦鄱陽人世貴顯元江州鹽運司經歷元卿宣徽院判官亨父國初江浙行中書省椽仲臣則其曾大父大父也母王氏生孺人為中女諱玖貞實有容德父母愛之擇壻於屈氏得公遂

歸焉孝以事舅姑禮以睦娣姒凡公之慎終追遠惇本厚族與夫賓客之往來公私之酬酢親疎貴賤輕重厚薄無不適其宜者孺人之助也其於諸子諸婦未嘗厲聲色從容化誨使皆入於善及以子貴受封秩偕顯榮人既推給事公之教而尤重孺人之賢子男六長即伸次惠儀康驥年女一嫁徐箎孫男十五人曾孫男二人惟屈夏居鄱陽以名閥相髙先世德誼足以啓迪其後人觀公與孺人之善所以形於内外者可知矣嘗聞伸

初為刑科公訓之曰尒居清要當清尒心上以報朝廷下以慰吾意則吾樂矣及僉憲貴州公教以柔遠之道當以土俗順人情而以禮義擾馴之則無不治伸服膺不忘是以當世稱賢焉伸之所立即公之所存也夫君子之教子必以道道行而人宜之則必有以獲乎天公之與孺人享其福祿榮名而善始令終非天其孰能使之用是可以勸夫天下後世之為人親者矣故表而出之俾刻於石

定安令吳君墓表

定安令吳君寔以宣德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終于家其子忠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奉葬于其鄉陳橋之森山服除來京師奉君之行狀謁予告曰先人之葬湖廣叅政吳公存實銘之惟墓前之石未有文敢以請盖予先考嘗知瓊州定安其屬邑而君為令故予嘗與之接忠以是來請於予然予惡能知君之悉哉按狀吳氏居南昌石馬為著姓盖宋開府玠之後然不知所以徙而君

之大父德茂父永安皆不仕至君以推擇從事藩省能謹飭自持既滿陞永嘉典史又調泉之灌陽松江之上海皆以善贊畫得名而上海最劇其名尤盛久之松江府同知呂敏以君屈在下僚上章薦之於是有定安之命定安在南海中與生黎接前之為令者多不善故民多逃徙生黎亦數出為盜君至亦以誠待之均其徭賦省其刑罰繩其豪橫而佑其善柔凡前政之不便者皆罷去而行其便民者民大化服逋逃自歸者三百五十

餘戶生黎順從願為編戶者一千一百三十四君擾而馴之俾皆樂善作興學校毀撤淫祠孜孜以禮義為教治績大著縣以無事日彈琴賦詩以自娛九載考績赴吏部民皆不忍其去耆老七十人詣京師乞留朝廷從之又三年乃以外艱歸既免喪謁選吏部得風疾告歸治于家而竟不起距其生丙午九月初五日得年六十三娶袁氏有二子長曰綱早卒次即忠為京山縣學訓導女一人嫁徐用文繼萬氏生五女皆幼嗚呼縣令民

之父母也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以行慈良豈弟之政然後民受其惠彼厲威嚴任智術務姑息肆貪穢民之失所或陷於不善皆此之由也故西漢以來重循吏觀吳君之政如此蓋可以無愧矣國家務養民詔書數下擇守令安得如君者布滿天下諸邑哉予是以惜之特論著其事以表于墓上

孺人曾氏墓表

上海教諭致仕尹先生之配孺人曾氏泰和城西槽樹

巷之故家曾祖叔仁祖賢可父自誠皆不仕孺人孝敬
儉勤柔惠淑慎既歸尹氏不及事舅姑而於奉祭祀必
盡誠推於夫之黨盖無不禮焉元末大饑人恟恟不自
保孺人躬啜薄粥而具飯以食長者如平時喪亂既寧
先生歲授徒于外孺人理家政躬操井臼夜則爇松明
治女事均視骨肉一味之甘必周家園果核亦均給有
餘則以惠姻戚隣里不茍易一錢致禮於其子之師及
親賓往來待之皆中儀法撫下人尤有恩非但衣食以

時至於蚊蚋亦給與帷帳用人之力雖暫必酬嘗治絹欲嫁其女會族人謀娶婦而貧無聘幣即輟以與之其他賙窮恤匱尤多先生質直好義親戚有託以避難及諸生貧而願學者輒館穀之孺人能相其志先生或責人以義至使之無所容既退孺人則以忠告善道為勸先生為少逭故終無所忤於世其賢如此生元至正辛巳七月十五日而以今永樂壬寅八月二十一日卒年八十二二子長復道由南雄訓導三遷得京山教諭以

卒次自道令為太平府同知四女適交州衛經歷蕭信立順德教授郭彦鉉曾伯和歐陽允仁孫男九長倚為三河訓導亦卒次任何儼儉侃保偉脩曾孫男六人孺人之葬在其鄉紫芋東山之陽葬十四年自道來北京告予曰憬以父命為伯父後故於母之卒不得躬服喪若又不能顯揚其德則不孝之罪益大矣先生幸見憐顧為表諸其墓予謂先王之教必始於閨門蓋女德之所系重也至論其職之常不越乎養舅姑相夫子治衣

服飲食助賓祭諧戚姻而已考於二南所載可見矣後世教道不明為女子者往往任其才之所至而罕見其德之脩家之不振子孫之不能皆賢蓋此之由也若孺人之德既備而又盡其職之常宜乎昌大其家而福及其子孫其賢如此有不可表邪故摭實以表于墓使凡為女婦者取則焉

同知尹君墓表

尹氏於泰和為儒家蓋宋進士絳之後代有聞人至上

海教諭予厚先生尤以質直好義為學者師先生娶曾
氏生二子其次則君也自幼端重不與羣兒戲而聰敏
喜學夙夜不懈諸公長者皆愛之先生初為邑庠訓導
君日侍左右見諸生雍容揖讓心切慕焉諸生亦喜得
君為友遂援君入邑庠讀書作文每屈其儕輩業成充
貢入太學未幾太宗皇帝詔脩五經四書大全徵天下
名儒又擇太學師生之賢者入館閣任其事君與焉書
成受賞賚擢拜雲南徵江府同知徵江去京師萬里夷

性獷悍號難治君蕩佚簡易一以至誠待之夷大化服
名著雲南黔國沐公總兵鎮雲南凡諸夷有爭訟多委
君往决之夷亦熟君名知君平恕莫不聽命諸府官有
闕公每命君權署君不以權署有所苟必為民興利去
害故人皆悦其來而唯恐其去澂江之人則以不得專
惠於己為慼也滿九年以績最加食四品祿俾同知徽
州代還改太平其為守者執偏見好以嚴馭下君從容
贊襄必使事集而人不怨於農桑學校尤加意所至勸

勵有方人樂為之盡舉賢才表貞節歲凶則發廩以賑民民或有獄必反復究其實不使陷于非辜在太平六年太平之人服其化惜其位不稱德至欲請于朝朝之顯者亦多知君數欲薦進之局於例不果君獨恬然自得曰是亦足以為政矣他何暇計哉正統五年二月六日以疾卒年六十一平生質直好義蓋與上海先生同凡先生興水利置義田義倉以濟衆皆能相其志篤於祀先燕器或不備必先治祭器積俸入之餘買田以供

祀事先塋恐歲久蕪沒皆立石識之内外屬有貧者無
不賙焉兄京山教諭復道與其姪三河訓導倚相繼先
卒君撫愛其所生如已之子若孫娶康氏生五男子任
侃份偉脩三女子嫁歐陽浩白彥章鄭仲廉孫男四人
經繼紹綝曾孫男一人任兄弟以缺年缺月缺日奉君
柩葬于鬫之原思表其德以傳於後世書來北京請予
文刻石予縻於職務不暇作則又因君之妻姪石阡推
官類來速文曰非公之言無以託不朽願勿辭於乎予

與君相好最久實相知君一出而躋正五品位大夫其才行又有如前所云者然二十年不改官其不如君者反過之或有未然則奔走號籲以求售君獨素位而行未嘗有慕外之心豈非安於義命之君子哉君子民之表也學者所當視效也故為書之使表諸墓上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蔣　寛

謄録舉人臣李逢泰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六

明 王直 撰

墓表

贈承德郎刑部主事周君墓表

君周氏世為萬安倉前故家曾大父景德大父同忽父尚信皆有德善而同忽當元季尤能倡義保鄉里君諱缺字存敏三歲而孤母陳孺人守節教育之幼喜讀書務深究其義不肯慢戲佚游其家業素豐既孤被侵奪

而家遂貧及長克自奮勵卓然思樹立於世勤儉自將經營規畫已失者復之有未就者充拓焉而家日以裕事母盡孝所以悦其口體而順適其意者無不備母之心安焉常恨早失父不能記其狀貌心切痛之家故有同寫像歲時享祀則張於中堂瞻望拜跽以興其孝思曰父祖克肖見吾祖之像猶見吾父也吾父其亦顧懐於此乎言之輒悲不自勝又念無親兄弟與從兄存與存忠最相好不啻如同産出入起居怡怡恭順無毫髮

違忤君子以孝友稱之性猶急義義所不可不輕取於人亦不輕以畀人於所當為不計利害為趍舍族父尚益仕至道州同知以卒無後人有侵其遺址者衆依違其間君獨毅然語衆曰此址存因可想見道州不然則道州之跡泯矣卒不與君有女兄毋孺人以妻學堂蕭孟魁館于家君待之以禮撫其子女如已出及折貲産惟毋命是從不與校甥女當嫁君為往郡城治具歸次泰和花石潭遇暴風溺焉永樂丁酉九月四日也明日

得其屍以歸鄉之人士無貴賤少長莫不悲君好善樂義而死於不幸其命也耶亦豈天之未定者耶君純厚謹默如不能言及接師友應賔客論事析理犂然當於人心雍容有度犯而不校居隣縣治非公事不一至姻親之家非吉凶慶吊不數數往來其簡重而有禮又如此生於洪武丙寅四月十九日卒之日年三十二初葬於邑之田牌里今改葬于某山之原則景泰某年某月某日也初娶寧塘温氏卒繼以儒林劉氏皆有婦道凡

君之事親奉祭承上撫下厚姻族鄉黨皆克相之二子長曰藻次曰鐸君卒後三月鐸始生七歲又喪其母賴以有成者陳孺人之德也鐸取進士為刑部主事陞郎中有名當時朝廷推本於父母之賢贈君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階承德郎温氏劉氏皆贈安人鐸既拜賜則大慟曰鐸不幸不得識父又不幸不得養母今蒙天子莫大之恩誠足以為榮矣然情事未伸鐸之痛有已耶若又不能彰顯其德於後世鐸何名為人子乃來請予

文表諸墓上予聞為善者天報之福然不以厚於其身為足也身未及享之而以貽其子孫顯榮光大以成其親之令名然後為福之至君孜孜為善雖不及永年而有令子以承天休天之所以報君者今既享之矣鏵偗身慎行凡君之所為者繼續而引長之其進於福祿榮名當益盛則君之被褒榮於後豈不益顯且大哉此天之已定者也故書予言而使鑱諸石以俟

胡孺人墓表代時彥學士作

泰和王君行儉與予同官禮部又同列翰林最相好為予道其外姊胡氏孺人之賢而求文表諸墓盖孺人母蕭氏又為行儉之繼母以行儉貴贈淑人故行儉謂孺人為外姊而惓惓請於予予安得辭胡氏居泰和之永陽里盖忠簡公之裔孺人祖曰闕父曰闕皆不仕然皆鄉里之傑也孺人諱善孝順慎勤精於女事父母愛之為擇壻得同里周以志之子俊祖遂歸之以志娶蕭氏與淑人同宗故孺人事舅姑益孝敬所以奉養其口體

而娛適其志意者無不宜舅姑亦愛重之稱之六親俊
祖卒於洪武辛未時子盤生始七月孺人年纔二十三
誓不更嫁事上撫下綜理家事一不異平時而持身益
謹言動不妄舅姑没孺人葬祭無違禮歲時祀先則抱
盤拜且泣曰吾宗一脈幸存此惟祖考其陰佑之旦夕
撫視未嘗去左右平生節儉不擇衣食既寡一絶去華
美於諸妯娌及姑姊妹相待一以誠宗族鄉黨有不給
賑贍之不責其必償見行乞於路者捄其寒飢汲汲恐

不及盤既長家事不以委之唯資使為學曰爾能讀書成名以光顯父母則吾志樂矣至老尤篤於濟衆築沙滄陂以灌田里之橋梁道路有傾圮不治皆出財治之人之受惠者頌孺人之德不置口於內外親屬問遺往來藹然殷勤篤厚之意以行儉之逺也撫其諸孫尤切至葢自俊祖之亡孺人守節四十餘年氷清而玉堅既長育其遺孤又有德於人如此信乎其可表也鄉老里正數欲達之有司而請於朝廷孺人亟止之曰吾自盡

吾道焉耳豈欲求表哉不敢以煩父老正統丁巳某月某日以疾卒年六十九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六十五都相公坑之原予聞之聖人繫易於恒之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吾夫子釋之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此萬世不易之道也世之婦人而能此者葢鮮矣其或能此然不能不求聞於人此豈所謂自盡其道哉自盡其道而不願表著於世孺人之賢於是為不可及已於乎孺人雖不願表著於世而君子之欲垂教範俗者其可以已

邪宜乎行儉之惓惓以請也故為書之使揭于墓上

處士王公墓表

公姓王氏諱泉字思允泰和南富里人南富之王徙自安成之連嶺連嶺則折於廬陵之何山盖王長者之後曰思齊廷用功從者則公之曾大父大父父也雖皆不仕而皆以儒行聞鄉里公自幼穎敏好學遭元之亂奔走避匿無寧時亂定而歸居室既焚蕩諸老長又相繼沒公亦甫冠躬課僮僕理荒穢舉廢墜勤勵不懈家用

復興然天資高邁不少屈於人人亦無足當其意獨歐陽公歡民志同道合相與為莫逆洪武甲子朝廷布新令欲為天下去蠹獎恤小民諸為不法者許執送京師得厚賞老姦宿猾相煽而起始則嚇小人終亦誣罔君子以規利亦有危人以圖安者禍且及公公憤曰吾行無愧於天地所不足者不能俯仰諧俗耳鼠輩乃敢爾邪即往伏闕下盡發其奸上為之震怒凡為誣罔者皆謫戍遠方公獨受賞而歸姦人由是斂戢善者以安平

居厚於宗族睦於鄉黨隣里處親戚故人必謹於禮節
凡有急必赴惟恐後其祀先盡敬訓諸子姪必本於仁
義人有過失未嘗出諸口初避亂時公雖幼諸物不以
加意獨携其宗譜以行其後族人欲脩譜既請於學士
解先生而舊譜亡失無足徵者衆病之公獨出其所有
譜由是成解先生獨愛公以為能知所重其尊祖敬宗
蓋本於天性如此永樂癸未十一月疾大漸呼諸子孫
勉使讀書為善以不辱前人言訖而卒是月二十九日

也享年六十葬其里水坑周家山之原娶歐陽氏有賢行子男三守誠守信守邦女一嫁曾汝茂孫男四綺紳綽編公之葬久矣而墓上之石未有文至是孫紳為曹縣知縣以前國子助教歐陽先生允賢所為公行狀來求予文表諸墓按狀謂公長身玉立緩步徐趨懇懇乎其誠也頎頎乎其大也傲乎其自得而憂患得喪不足動其中雖坦夷自居而詭隨側媚者不能窺其情雖簡質不華而巧投曲中者不能測其意始終一節未嘗有

變知公者以為信昔蘇文忠公為司馬文正公行狀而范文忠公取以銘其墓天下誦之後世傳焉予既慕公為人且嘉紳之孝故序行事而取歐陽先生之言俾揭于墓上庶後來者有徵焉

中允徐公墓表

永樂二十二年宣宗皇帝正位東宮置官屬予自翰林侍讀學士進拜右春坊右庶子睢陽徐君永達則自編脩為中允又與予同僚相好也會朝廷推恩羣臣徐君

之先君子子昭贈為右春坊右中允階承直郎徐君念其德之大而痛其即世不得與享其榮思求文以表諸墓然縻於職務未暇也無幾陞鴻臚卿又往使交阯由是遂拜湖廣按察使改山西其任益重益不暇顧其親然其心盖惓惓不忘也至是徐君遂以疾終于位臨終語其子倫曰爾祖墓石未有文吾死不瞑目吾甞託好於泰和王公汝以吾意往請而刻諸庶幾以畢吾志徐君既卒葬倫來京師以翰林學士蘭先生所述其祖行

實因父之執友鴻臚楊君來請文予悲徐君不可見而重哀其意奚可辭按狀公諱彰子昭其字也曾大父國祥大父仲明父景讓皆不仕而有隱德鄉人稱為長者公生六歲喪其母哀毀如成人善事繼母許氏許亦善撫之如所生及長喜學於諸書悉通其大義然無意進取而止用以善其身信義孚於鄉黨恩愛篤於親族家雖豐而自奉甚約至於賑施則未嘗吝也歲凶常出粟以貸貧者貸而不能償則焚其券姻戚有孤女貧不能

嫁助資裝嫁之死而不能葬者出棺衣葬焉如是各四五人其心之厚於仁多類此洪武己卯四月初十日卒距其生元至正庚子之歲享年四十四娶范氏有淑德封太安人子男二長即永達次永清女一嫁士人林增孫男五倫佐侃佺佑倫即來請文者曾孫男闕人以卒之年五月葬其里闕祖塋之次夫有德者必有後天道然也觀公之德備於己而及於人如此宜乎有徐君為之子倫為之孫卒能著其德使永永不朽則公雖不至

永年何憾哉故為書之使揭于墓上

叅政王公墓表

正統丁巳五月十四日中大夫河南右叅政王公卒于家年六十一初公自河南述職來京師浩然有退休之志凡與公厚者皆曰公年財六十而遽欲致仕不及七十一未宜去今天子在位圖任老成以興道致治公方面大臣宜有以副上意二未宜去公曰吾受國厚恩仕宦三十餘年豈敢遂忘朝廷哉顧精力衰而目眚甚

忝竊愈久而補報未能人其謂我何今小子高玷科第或可以効萬一吾其歸矣即具疏以聞上察其實許之歸安成故第與親戚懽洽甫兩旬一夕客去乘月坐堂中諸子列侍語笑如平時久之覺小異即趍進問起居公翛然逝矣凡諸親舊皆幸公之歸而惜其不能久處也奔走會哭者彌月而不絶是年十月二十七日葬于其邑闕清化鄉之頼嶺至是高為兵部主事請予請曰先考之葬今國子祭酒李先生銘其墓矣惟墓道之石

未有文懼無以昭德垂後敢請於執事予素知公不可
辭王氏系出太原唐末有諱該者避亂南來居廬陵何
山再徙安成之連嶺子孫多至顯官而瀘溪先生則以
直道清節顯於宋其後曰某又徙居蒙岡至希旦所安
思學則公之曾大父大父父也皆以德誼聞鄉里公天
資簡重而閭敏喜學多讀書尤深於詩為文章必根於
理典實而不浮洪武己卯領鄉薦明年升太學永樂初
詔選諸生為縣令公獨請為教官得杭州教授日進諸

生講聖賢之道而正已以率人於是賢者益勉而不肖者胥化於善學大有成扶湍選為儀制郎中時朝廷於禮樂制度多所叅訂公盡心其間士大夫稱賢焉以父憂去奪情起任事歲庚子山東盜起民心擾動詔擇賢臣往撫之大臣薦公為山東叅政公徧歷諸郡邑宣布天子德意釋其疑畏恤其寒饑綏集其流冗寛貸其過失民乃安於田里盜無與隨和尋即敗亡其他所以惠養斯民者尤多既三年丁内艱服除調河南而魏公源

李公昌祺為方伯公協德一心以施諸政教而民受其賜凡有重事二公度他人不能任者則必以屬公郡縣吏民知公廉重不可以諛悅亦不可以賄求聞公來皆先期趍辦公之往不勞而事成蓋德孚於上下而人心敬畏之如此魏公召還復為刑部侍郎陞尚書常譽公可大用諸公皆屬意焉而公乃力請而歸安止足之分識進退之宜公誠賢矣哉予聞之禮七十而致事此仕者之大防也或身有不可不俟年而去亦君子之所與

也若公是已後之仕者異乎是其未得也患不能得之既得矣惟恐失之遂至於無所不為然榮或未至而辱及焉其於道何如也嗚呼公誠知道之君子哉公天性孝友事二親撫諸弟皆盡其道夫人劉氏生五子奇偉俊髙聰皆讀書為善以自見於世今髙既仕郎署而聰復出為教官王氏之福詎有已邪此亦可以觀公之德矣故論次之使刻于墓上

墨岡阡表

君子之所以亢其宗而光啟夫後嗣者豈徒然哉令德充諸身故慶澤及其子孫至於盛大而不窮辟諸水木本深則末茂源遠則流長理固應爾也以予觀之處士蕭公其行有足稱者矣公諱用字以才世居吉水之田心為名族高祖九峯先生諱層博學宏才以經術為人師祖貴昌父思懋皆以德誼重鄉里公早孤季父思敬教育之公亦善事焉既長卓然自立田園居第有加於昔時内外戚疏食者常千餘人長幼秩然相敬愛小大

之事指麾號令井井有條理當時皆推公為能元季盜起相攻剽賊殺公倡義保一鄉部分整齊聲振遠近羣盜聞之不敢涉其地一鄉之人皆賴焉國朝受命海宇寧一屢下詔求賢縣大夫屢欲薦之則屢以疾辭免閒居無事閱經史自娛縉紳君子相往來則樂與欵洽非其人不接也延名師教子孫以學暇則躬課勵之以長孫寬端重警敏最鍾愛其課勵尤篤於諸子孫皆勉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見人有善則樂道而奬進之有過

則規之不少恕既復懽然如初宗族有貧者賙給之孤女無依者備資裝嫁之姻戚或有急難赴之惟恐後有喪弗能舉則具棺衾葬焉里中訟者不之有司惟求決於公公據理折之無不悅服嘗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吾自處之道也士大夫跡公所為無不如其言尤以公為長者公生於元（闕）丁丑十月八日終於今永樂乙酉三月十一日年六十有九是年冬十月葬於墨岡之原娶王氏有賢行婦道母儀為宗族楷法永樂甲辰

十二月七日辛年八十六合葬於公之墓五子曰仁安
以子寛貴封奉訓大夫吏部文選員外郎曰義安曰禮
安曰智安曰子厚女一嫁劉自省孫男十三人長即寛
甲申進士今為湖廣左布政使曽孫男十三人公葬已
四十餘年而阡表未立至是寛考績來京師俾直為文
歸而鑱諸石昔者詩人之祝嘏於君子也必本於其德
德盛而福益盛至於保艾爾後乃已焉而君子之欲顯
揚先祖者必論譔其德善列於天下明示後世所以崇

孝而垂教也若公之德能使其子孫享名爵之榮而其孝孫之思論著其美以傳於永久俾後之來者得效其所為前有以啟之而後有以繼蕭氏之盛可量哉故為表於其阡百世之下有考焉

淑人劉氏墓表

淑人劉氏諱貞一歙古城關劉添之子嫁為同里程仲仁甫之妻二家皆歙之名族仲仁甫高祖元潭在元為新安太守曾祖三益祖雷甫父順德皆不仕而皆以行

誼聞鄉里淑人為程氏冡婦治家政時舅姑已先卒後姑在堂淑人事之朝夕謹慎能得其懽心家雖饒財未嘗妄費一錢益以勤儉治其家然奉祭祀必豐潔待賓客必充腆親戚往來相饋送必中於禮節仲仁甫有弟七人妹三人皆幼淑人善撫育之使各治所業而婚嫁必以時仲仁甫初娶江氏生男喜僅歲餘女一財三歲而江没淑人愛養之如已出衣服飲食必均一男有室女有家恩意篤至人莫知其異母也淑人有子富雖甚

愛然必使之就規矩從名師受學早暮課勵之學遂有成以鄉貢進士入官職風紀三十年累加至三品名績顯著朝廷推恩及其母遂累贈至淑人世皆謂慈訓所致要以德善為之本也淑人生於前壬寅十一月十三日而卒於今永樂丁酉五月廿九日享年六十六子一人即富今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女二嫁項汝器葉茂安皆名族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古城闕之原葬三十餘年乃來求予文刻諸墓上以昭其德於永久夫世之

所謂名卿士大夫者莫不皆本於其親然母之德鮮能自見於世者盖其教令不出閨門嘉言善行人莫得而知惟有賢子孫載之文字刻諸金石而後顯揚於天下然而昧於此者盖多矣若淑人之德視唐鄭氏崔氏宋歐陽氏吕氏之母盖無愧豈可使無聞於後顧不腆之辭奚足以稱賢子之心哉姑序次其説俾刻焉

余氏二親墓表

余氏二親者贈承德郎禮部主事余公仲英與其配安

人徐氏之墓今禮部郎中麟之考妣也公以宣德丙午正月十二日卒年六十六又四年麟為禮部主事有名朝廷推本於父母之賢而封贈及之安人克有盛福享禄養者二十年以正統丙寅十一月二十三日卒年八十四於時麟為正郎在儀制聞計慟絶即解官歸服喪而謁予泣曰先考之沒以丁未十一月十二日葬于吾鄉潘塈之原今先妣復即世將奉柩以祔惟我考妣實有德善以庇佑後人宜刻文以昭示來世庶永永不朽

然非先生誰宜為敢再拜以請予嘗為貳於禮部知郎中為人且聞其親之美矣乃按狀而序述成章余氏之先家嶺南韶州在宋有諱深者官至執政從高宗南渡家錢塘其後有曰子善英偉不羣為鄞童氏甥遂家于鄞公之考也公諱仲英字文彬自幼端謹喜學言動必循理事親色養務得其歡心母嘗病亟醫弗愈每至夕率婦子躬禱北辰願減己年益母壽及卒執喪過哀杖而後能起鄉里皆稱其孝見人有疾不能療喪不能舉

貧不能自給者皆樂以財濟之無一毫顧計心佳時令節與故人賓客消揺山水間意有所適輒觴詠忘返天性之真蓋超然於物之外一切世利舉不足累其心有司嘗苦囂訟以公鄉人所敬舉為耆老司其平公謝曰吾老矣自治且不暇焉能治人卒不就而優游自得以終其身安人徐氏諱茂貞邑故家某之女柔慧淑善通孝經女戒諸書閑於女事既歸余氏以孝敬事舅姑正順以相夫而勤儉以治其家凡主事公奉祭祀待内外

屬接鄉黨賓客與凡賙窮恤匱義之所當為者皆能成其志麟初游鄉校時資給勸課以成就之尤篤及仕於朝則惓惓以忠勤為勉既受封而食其禄人皆為善教所致而亦以為安人有德之報其教諸孫亦備至洵已領鄉貢嘗讀書過夜半則止之曰學雖在勤然過勞則有時而輟唯貴於有常可也聞者以為名言二子長即麟字天祥次曰義亦克成其家女二嫁士人范庸李崇孫男三孫女二曾孫男六女三予聞君子之光大其家

而保艾其子孫者惟有德而後能之然顯者易見而隱者難知至於女婦才美不外著尤非世之所得聞故蔽而弗彰泯沒而無傳者蓋多矣惟有賢子孫汲汲以顯揚為事託之文章刻之金石使其親之美足以垂世而範俗此記禮者之所謂明而仁者也余氏二親之德足以大其家而保艾其後襃封顯榮已有聖朝之錫命而郎中又欲表諸墓顧予文之不美何足以稱孝子顯親之心哉然不可辭也乃序次其說俾刻焉

主事顧叔謙墓表

叔謙諱謙姓顧氏其先蘇之吳縣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有隱德而不仕父至善以閭右民實京師遂家上元叔謙自幼穎敏不凡七歲善屬對十歲能作詩賓客每命之賦其應如響選為應天府學生從豐城丁季恒受詩經嶷然端重如成人衆皆奇之洪熙初以善書徵未幾拜中書舍人凡外制多叔謙執筆既三年上以為能錫之勅命且加恩其親至善甫為中書舍人母與妻皆

孺人秩滿陞禮部精膳主事當是時朝廷清明德化大
行四方貢獻無虛日凡廩餼燕犒之事皆精膳主之叔
讓才智有餘勤慎不懈故事無不當而人用恊和海外
諸番使者歸其國故事必擇廷臣知大體者送之閩廣
宴餞而遣之每以命叔讓而人皆以為宜其姿貌豐偉
襟度磊落然事上接下待賢納士無違禮事父母極孝
敬處兄弟極友愛於故舊親戚恩意尤厚鄉閭里巷之
人不間貴賤貧富遇之各盡其道由是人人敬愛之在

官留意政事凡可裨益理道輒以聞盖有志於功名者
正統乙丑主事滿九年當路者多屬意薦之遭外艱歸
上元丁夘三月十二日以疾卒年四十八娶施氏繼朱
氏子男四曰俊偉傑儁女三長嫁陸縉餘在室叔謙臨
終屬諸子曰我死必葬我於蘇州陽寶山先塋之次而
求吏部尚書王公為文表諸墓則我為不朽矣既而其
姪某奉遺命且以郎中王士華所為行狀來求文予讀
而悲之曩予為貳禮部日與叔謙接而深嘉其才謂使

在牧守之位其功名豈少哉及待罪吏部而叔謙來考績予意其必有合也孰知竟不能待而死矣豈非命邪君子蓋深惜之叔謙之美自足以垂諸後而乃以不朽託予豈以予文為足以信於遠哉故序次其事而使歸刻焉

司副劉公墓表

監察御史安成劉克彥以永樂壬寅正月廿五日喪其考司副公年六十八葬于某鄉之原正統丙寅十二月

某曰母太孺人文氏亦卒年九十將歸奉柩合葬焉謁予拜且泣曰惟吾二親實有德善以庇賴後人而先考未及仕克彥初備員行人司副蒙朝廷推恩以其官追贈而先妣亦封太孺人其榮幸大矣惟墓前之石當有文以昭德垂後庶久而不泯敢奉狀以請於先生子哀其志故不辭按狀公諱恭字允恭本龍氏唐零陵守述之後曾大父貴甫早孤為劉氏贅壻婦之兄君壽資豪而力寡扳貴甫為援載之版籍從其姓故遂姓劉氏大

父仁卿父賢可皆有隱德而不仕母蕭氏公生當元季不暇學於書能通大義作五言詩多新奇朋儕皆讓之天性篤厚始終不渝幼從大父避寇山中大父裹飯食之而自咀藤實大父歿公見藤實輒哀終身不忍見大父喜凍肉及嗜酒煑魚歲時祭祀必設此二物而對之悲哀若親見其食焉者嚴重自持鄉里諸俠少見之多自斂或以不平事求直者必據理析之不茍為異同見人有過惡必鐫諭使改然終為之掩覆嘗夜自外歸遇

有竊其池魚者僕夫捕獲欲送官乃里舍子也公切責之曰尔父昔從我郡城歸夜行防虎嘗以身翼蔽我其仁如此尔不念汙而父乎亟改之遂縱使去終身不以語人公卒其人哀念不置斂殯皆躬執其勞至葬乃已又有盜公衣物者踪跡之故親戚子也公不忍發踰數年盜以公酒器鬻於人怨家欲害之求得以獻公乃曰此非公家物邪公揺首曰吾素無此物怨家計窮事遂已其存心忠厚類此治身以禮而待物以仁周窮恤匱

無吝色篤於教子每夜誦戒僮奴供茗飲而躬往伺察稍怠則警發之性不嗜飲惟其子之賢師友往來則傾倒盡懽然後罷晚年闢一軒暇則焚香靜坐以書史自娱嘗曰吾平生不能弄巧一於拙而已因以一拙自號且以名其軒及病革戒諸子以讀書勵行愼無玷前人不及其他太孺人邑之固塘人祖某父某盖文信公之從孫太孺人歸劉氏孝敬順祥以勤儉治其内凡司副公之奉祭祀供賓客施惠於鄉黨訓飭其子而整齊其

家皆克相承之婦道母儀為宗族楷法荷恩封之隆而食其子之禄顯榮光大而以高壽終君子以為有徳之應子二人長克奇早卒次即克彦初取進士為行人司副今為御史有賢名女一嫁田道正孫男四曾孫男闕予觀昔之君子所以名傳於世者盖必本於其徳而又有内助之賢斯能興其家而成其子至於享其福之厚夫豈偶然哉今公夫婦之徳善如此誠宜表著於後世况克彦之孝又汲汲以顯揚為事以予文之不美何足

以稱孝子之心哉姑次第其説使刻諸墓上

侍郎于公墓表

于氏之先河南人世有顯宦公之高祖伯儀仕元官至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居薊邱曾祖夔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祖九思杭州路總管累遷中奉大夫河南道宣慰使都元帥因家杭州之錢塘父文大國朝洪武初為工部主事以孫謙貴贈嘉議大夫兵部

右侍郎母施氏贈淑人公諱仁字彦昭幼而岐嶷有大志弱冠工部公卒治喪能盡禮奉母施淑人極孝敬而以勤儉興其家沉毅方正言行侃侃不苟為容悅好義樂施於周窮恤匱雖多不吝至遇老佛之徒不輕與一錢嘗雪夜聞戸外兒啼使人問之曰父母遣鬻炭市米為夜食失其資米既不可得且迷故道是以泣公憐之與其直使一力送至家宣慰公有故侍婢苗氏公禮待之每安會賓諸上坐曰彼逮事吾祖吾敢慢哉及卒亦

以禮葬之其行義多類此性好經史常用以自娛取古人之嘉言善行以為法長子謙英偉不凡公知其必紹世業遣受學邑庠而課勵尤篤遂取進士為監察御史陛兵部右侍郎朝廷嘉其賢而推本於父母皆以其官寵之故公自監察御史進兵部右侍郎配劉氏亦自孺人進淑人君子以為善教致然也二子長即謙今為大理左少卿次泰女一嫁錢塘朱濟孫男一曰晃曾孫男一公生洪武戊申三月十有七日而以正統丁卯五月

十日終于正寢年八十方疾革時語家人曰吾幸享榮名全壽考皆上之賜為吾語謙當勉力以報大恩勿以吾為念禮部以聞上命遣官致祭且勅工部營葬事命謙奔喪畢即起復視事時謙廵撫河南山西聞計亦還朝乞終制既辭而歸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原而求予言表墓上予聞之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夫爵齒者德之所致也德備於其身則必得其位必得其壽此天之所以報有德也然人能得者

鮮矣而於公見之是足以表著於後世故序次其說而使刻諸石俾後之人有則焉

丁氏二親墓表

湖之歸安處士丁公諱亮字仲光以正統丁卯八月六日卒于家距其生洪武壬子十月十八日享年七十六子澄為監察御史在京師聞訃慟絶即解官歸治喪而以刑部侍郎薛公希璉所述行狀謁予告曰先考之不幸棄諸孫其痛大矣而先妣實先十四年以卒卒之年

是為宣德甲寅某月某日年五十九澄兄弟尤痛切於心茲卜以今年十二月某日奉先考葬于邑之士林新塋之原而舉先妣之柩合葬焉惟先考妣實有令德以啟佑我後人今之葬既得禮部尚書毗陵胡公銘于墓矣而墓前之石宜有文以揭德振華庶永永不朽敢請於先生澄今之名御史觀其子可以信其父又重以薛公之狀益可信不誣予安得辭按狀公先世姓姜為烏程右族曾祖德輝祖孟衡父子新娶武康丁氏生四子

公居第三丁之弟啟宗無嗣謀之子新乃以為之子因
遂姓丁自幼喜學異常兒長益奮勵常出游苕霅閒與
士大夫游尤喜歸安菱湖風俗之美數往來其地菱湖
之賢亦雅愛公皆樂與之處有應時中者行誼重當時
惟一女擇壻喜得公館之故又為歸安人時中愛公如
子公亦事時中如父謹於持身未嘗涉非道治生甚勤
不肯苟營非義內姪應振早失怙公撫育之且為之娶
使克有成立愛其子擇師教之遣從高孟勝受業每未

明即督使往學雖風雨寒暑不廢縣庠缺弟子員縣令丞聞公能教是必有賢子遣吏及鄉老求於公公念諸子温潤質厚可以承家而澄頴敏勤學必能大吾門乃遣澄就學所以資給課勵之甚厚澄亦能如公志早夜不懈學遂有成舉鄉貢進士為壽開二州學正有作人之效陞監察御史謹憲度務大體皆公善教致然也公性恬澹不樂浮靡非其人不交所與游處論文賦詩奕棋觴酌如周紹邱恒輩皆一時名士或遇風日晴美輒

相與徜徉山水間意氣飄然迥出塵表其足跡未嘗至公府郡縣守令高其行每鄉飲必請為上賓藩憲大臣行縣者必躬造其廬而公承之以謙儀度肅然衆莫不加禮鄉人有不平者悉求正於公得一言無不悅服其為人如此卒之日無少長愚良哭之皆哀慟孺人有賢行公之所以興其家而成其子之才凡有所惠利於人者皆克相佑之蓋與公同德云三子即溫潤澄皆應出女三孫男十一人曾孫男闕嗚呼若公其可多得哉生

遇明時力於為善而賢配克相其志有子有孫能忠於國而世其家且又卒於高壽其福盛矣雖推恩之典未遽及安知其不終享也故為表其墓以俟

署正萬公墓表

公萬氏諱英字静善其先荆州人宋之時有諱勉懷者守吉州子孫因家泰和世以宦學顯康年為宋太學博士以論秦檜罷官又徙居安成永嘉之雅澤里至公之高祖邦行為大理評事曾祖叔彰祖宗大俱有隱德而

未仕父豈吾仕元為白沙鎮巡檢母周氏有賢行公年十二而孤家之賦稅倍他族屬時多事科徵調發無寧歲辛有母在堂公與兄静安奉令承教以應務卒保全其家後長正南區粮賦公惟兄命是從未嘗辭艱險歷五載無廢事會詔下餽運給西北軍事嚴而道遠董役者皆危懼静安曰吾為先人後當往遂行及竣事歸而兄果疾作公憂之醫禱百方終不起治喪盡禮而哀戚過焉公初與兄作樂壽之堂以事母士大夫嘉其孝多

見於文字至是母周尚無恙公朝夕奉承極婉婾之樂退而念其兄未嘗不戚戚也時鄉人因事興告訐風動遠邇凡所連逮皆右族輒沒入其家辭亦及公捕甚急或勸避禍公曰天道佑善吾祖宗以来不為惡吾何懼哉遂就逮赴京師以其情白上果得釋而歸嘗念先世多顯者而已早孤不能嗣先業力教其子節與兄子霽相繼取進士節累官至光祿寺大官署正得封公為署正階儒林郎霽亦為陽朔令公為之喜而嘆兄之不及

見益悲之性不嗜酒賓客往來好與論古今事不厭足跡未嘗至城府鄉族燕會惟親厚禮義之家則一至至則懽動一座其能自重而見重於人如此丙戌歲饑大發廩賑貸會連歲凶公盡焚其劵不責償修祠堂刋家譜篤於尊祖敬宗平居教族之子弟鄉人之子弟俾勉於為善而不可為惡蓋其志之所存也正統辛酉十二月廿八日卒距其生洪武戊申三月二十一日得年七十四臨終語子姪以力行孝弟不及其他配李氏封安

人婦道母儀為里族楷法先公卒子男二長即節令為監察御史有名次孚早卒女五孫男六曾孫男七公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於邑山四十九都官山之原與安人連塚至是節自述行狀求予文以表於墓上聖人之道必本於孝弟孝弟之至天與之人歸之公孝弟人也其脩於身行於家而及於人者皆此道故有以得乎天而獲乎人爵祿之榮子孫之興豈偶然哉用是表諸其墓使後之人有則焉

侍郎王公墓表

公王氏諱誼字內敬越之山陰人宋尚書載之裔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復初皆有德誼而不仕公自少好學經史百氏之書靡不究於世俗紛華未嘗涉於意獨坐一室研精覃思手不釋卷至夜分而後寢苟有所得則復起然燈書之由是其學沛然矣先生長者皆折輩行與之交鄉邑學者多從遊公亦樂為之盡然初無仕進意惟肆力於詩山川草木之姿狀烟霞雲月之奇變身之

所歷情之所感耳目之所見聞雖憂悲愉佚之不同一皆於詩發之大篇短章渢渢乎盛也其事親至孝始終不違於禮歳時祭祀必誠必敬親族鄉黨處之各盡其道皆歡然有恩人亦無不敬愛公者其有曲直不能平得公一言則意滿而去輕財重義急於振施賓客往來則相與觴詠為樂窮日夜不厭洪武中坐累謫遼陽人皆疑公所以處憂患當如何而公不改其素公事之暇讀書作詩以自娱而已於是乃大服公與二弟内誠内

悅相友愛甚篤在遼之詩憶弟者半焉及歸則謂二弟曰堂前紫荆吾手植也吾欲繼田氏之義二弟感公意復同爨而居號荆樹曰義荆二弟能詩好天良夜必酌酒更倡極天倫之樂一時士大夫聞而慕之多見於賦詠正統十三年二月初四日以疾卒于家年八十有八娶邊氏有賢行子男一曰佑以明經取進士累官至工部右侍郎有名於時朝廷推念其祖考之賢封公為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邊氏贈淑人公之考復初府君配

朱氏寵贈亦如之女一嫁同邑朱某孫男三曾孫男四

公之卒也禮部以聞詔遣致祭工部為治墳塋佑歸以

某年某月某日奉葬於　䦨之原而思顯公之德於悠久

屬予文以表諸墓憶昔在翰林時予友彭脩撰汝器得

公之作而善之以為非近作可及及脩文皇帝實錄大

召名儒有以公為薦者徵至京師俾待詔翰林予始從

公議論久之公以老疾辭歸高風雅度益思之不置而

猶嘗辱公之詩孰知公今不可復見矣然公之德足以

表後進而儀來今是宜有述也故為序其事俾刻焉

千戶呂公合葬墓表

永樂二十年太宗皇帝北征沙漠寬河衛副千戶呂公以兵從八月二十一日歸次閔安卒焉享年六十後十年為宣德六年四月廿九日其配宜人馮氏卒于家年六十六子一曰貴痛母之不克長享其祿又傷父之不克歸葬也哭之既久而猶哀則復嘆曰吾父之精爽其尚顧懷於我乎正統九年十一月九日具衣冠招來復

而治棺葳焉舉宜人之柩合葬于通州安德鄉壬山丙向之原至是來謁予曰惟吾考妣實有令德生既不能偕老於一堂死而得同歸於一土亦足以少慰矣惟發德振華宜有文表諸墓道敢請於先生予嘉其孝故不辭公諱義字尚質世為山東文登人以忠厚稱父敬文元末用才武入官領千夫泣撫軍院數從征伐有功國朝受命靖四方乃遣散其徒歸鄉里會令下徵元故官詣京師卒於道公侍行隨例徙襄陽士籍未幾以故官

後復徽詰錦衣衛為親軍已從宋國公馮勝等征伊
都山辛未征朶顔山黑松林諸部落皆有勞績師還選
隸營州中護衛公屢經戰鬭勇畧過人而志氣彌厲已
夘太宗皇帝舉兵靖内難公仗義來歸從克廣昌取蔚
州攻大同戰白溝河破濟南復滄洲再戰夾河破藁城
克西水諸寨遂擢為隊帥卒壬午從取東河小河橋齊
眉山靈壁縣又從下泗洲渡淮盱眙揚州諸城皆下六
月渡江攻金川門入京師論功陞昭信校尉綏德衛百

戶賜誥命許世襲實選留侍衛中而食祿於寛河衛永樂庚寅隨車駕北伐以俘獲多陞寛河衛副千戶壬寅復從征師還而卒公天性至孝常哀痛以念父而誠敬以事母歲時享祀必精潔其朝夕奉養必吉豐每臨敵決勝智勇奮發曰吾忠於國乃所以為孝也宜人襄陽士人馮玉之子年廿歸公善侍姑孫宜人飲食衣服必躬自調治姑有疾侍湯藥未嘗去左右姑甚愛之稱為孝婦公既盡心國事凡諸家政所以事上撫下和睦姻

族小大之事皆不累其心者以宜人為之助也嘗勸公置妾媵以廣繼嗣公曰汝治内而子貴能承吾家古人所謂一亦不少何以多為也而宜人教其子必使之讀書明理親賢樂善以趾前人而光大其家婦道母儀為宗屬楷法貴既襲職為副千户亦屢從征伐建勛績受賞賚復選隸錦衣衛公亦改贈武畧將軍錦衣衛副千户貴有才有猷譽望日著遂選為鎮撫司鎮撫謙慎自持進脩不倦君子盖歸於公之德與宜人之教然也予

聞古之世臣大家所以能世享其祿者必本於世德之盛德者爵祿之本也吕氏之先公既有其位矣世代草易而公復振起之功名富貴顯於其身而傳於其子公之所以光前裕後如此其德善可知矣以是而表諸墓不亦永永有耀哉

鍾處士墓表

處士鍾氏諱復字彦初其先贑之平固人後乃徙泰和居邑西北之荷塘里歷十七世至景雲靜春舉善則處

士之曾大父大父父也惇本尚實為鄉善人而舉善尤好讀書善吟詠興之所適必於詩發之時先祖尚書公子與北平憲副劉先生子高國子學錄蕭先生子所皆辭榮家居以雅道自任舉善皆得從之遊由是詩益昌年五十始生處士甫七歲而孤母陳氏教育之煢煢孑立艱苦備嘗稍長慨然有立志公私諸務一以身任其難勤生惜費銖積寸累久之家用饒裕先業之亡者浸復之先廬之毀弊者稍徹而新焉作祠堂以祀先每旦必躬詣焚

香致敬歲時祭祀備物行禮必盡誠以父歿時方幼稚殮葬弗克如禮每一念之輒涕泗滂然流事母盡孝生致其樂死致其哀始終無違禮姻族鄉黨有窮匱則賙之男女孤幼無歸者則撫存而婚嫁之死而不能葬者葬焉每歲暑月設茗飲以濟行者皆隨力所至而為之蓋其性然也閑居端靜不外馳而達於人情物理揣摩事勢十常中八九人有以是非求直者必以理決之不曲隨苟止賓客過從必置酒相懽傾倒而後已愛其子

擇師教之而其教於家者尤篤晚年諸子皆能立遂放情物表時事不以屬意每燕坐一室誦古人詩以自娱蓋囂囂樂也正統乙丑正月得疾醫弗效疾革戒諸子孫治喪必以禮不用浮屠老子法十二日午盥濯而坐神色不亂命取酒三酌之奄然而逝距其生洪武戊午四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八配楊氏有賢行凡處士之教諸子處内外屬酬酢事變舉適其宜克再造其家孺人為之助也子男八長汎次沔為邵陽教諭瑞安知縣

俱有名次沂皆先卒又其次則湜汰潮淮澗汰潮俱以明經為訓導女一孫男二十六人曾孫男闕葬以是年十月初九日墓在其里栗岡石磔之原葬三年汰潮服闋來京師以其壻李卓所為行狀謁予文表諸墓予觀鍾氏之居荷塘盖所謂積善之家也非有赫然勢力可以過人者而綿綿延延至于今静春及處士皆以一人之身遘多難之時宗祀不絶如綫然卒以盛大有譽望於世今處士孫曾已三十餘而猶未見其止此豈勢力

可能哉德善所致也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言君子之保艾爾後而必本於德音是茂今鍾氏如此其亦可以觀德矣於乎德非一人所獨得也此然而彼不然豈非脩於已邪有異哉是亦可以勉而致也故序次其説使刻于墓上觀乎此者好德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都御史陳公墓表

公陳氏諱智字孟機武昌咸寧人祖式銘父原貞皆不仕以公貴皆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妣皆贈夫

人公自幼岐嶷異常兒不肯佚遊慢戲甞讀孝經至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師為釋其義即拱手曰智敢不勉衆大奇之父甞謂人曰先公常言吾以醫道活人多矣子孫當有興者其在此子耶遣入縣庠受學晝夜不懈學成登永樂丙戌進士第戊子拜北京道監察御史明年以内艱去服除復為御史甞出按諸郡邑績大著閩人有張生者以殺人當死公察其色有寃詢之生曰父在時鄰居婦人王某許以女妻我已納聘矣

令父母死我貧無資而彼欲背盟女執義不從陰遣婢傳言期某日夜於某處歸我金幣俾成禮某以告同舍楊生楊生力止我不果赴是夕女與婢皆被殺王疑我執赴官不勝拷掠故誣服公曰生非殺女者殺之者楊生也即遣人執楊生至公曰殺王氏女者汝也楊生股栗色變即伏罪張由是得釋人以為神閩地號富饒中官要人及以職任涖民上者往往肆漁取雖百金重貨不一二酬皆抑取焉民苦之令鄉老俾籍記當具言於

上衆懼事遂省蘇人健訟嘗告連數百人皆姦民猾胥主之公窮治黨與訟為之減松江民有棄田里居城市而衣食於府縣者號大小牢子假公事虐鄉民如餓豺狼然華亭蓋數百家上海尤甚公曰吾且戒飭之不從化則盡擒乃揭牓通衢俾各歸舊業苟終違戾國有常刑衆悉如公令無敢後獨上海有十八人者最暴横約為兄弟同生死出入府縣持官吏短長而操縱之無不如志遇有賦斂輒招攬歸已而重取於民以一而徵至

什百民畏其惡莫敢校公聞之曰害有大於此乎乃為方畧悉捕之言於上誅其首惡餘悉遣戍邊松江士民歌之永樂戊戌陞陝西按察使時諸僚屬皆為猾吏誣搆繫京師事廢不治公乃剪巨猾理滯囚不兩月囹圄為空甲辰犨昌有王百戶聚羣盜五百餘人於黑松林剽掠行旅公私往來者幾絶官軍捕之反見傷公恐其滋蔓驚邊鄙親往發諸衛兵勦滅之於是道路無壅邊地以寧平凉旱飢華亭尤盛餓殍相枕籍公倡文武官

屬及富人出米為粥以食之活五千餘人洪熙初入覲兵部言京師馬大蕃令天下官來朝請人給一馬與之乘而歲課其駒皆太僕領之公曰百官來朝仰天子維新之政而兵部令養馬與民同此豈上意哉且按察司所以肅庶官正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即上疏言之時大臣已有論其非者於是上善公言勅兵部罷給其已給者與之乘不問其孳息時謂公達大體西安前衛屯兵十一人赴衛聽役暮至

城下門已閉假宿民家鄰有靳三者善陶於城隍祠領
鈔千貫為陶瓦是夕賊剽掠其家三持刃斫之傷賊額
衆賊大蹂殺其子盡取其貲以去靳訴之官官不得盜
擒假宿屯兵為盜鍛鍊獄成衆稱枉訴于公公亦察其
實枉乃移檄城隍神期半月得真盜果獲之傷額猶未
愈其所掠鈔尚存皆俛首服辜十一卒得不死是年關
中饑而岷州造寺平凉修王府所役軍夫七千復用三
千人運慶陽倉粟以給之中官督促甚嚴公曰人今飢

困何堪此役即具以聞事遂止漢陰石泉略陽山谷深阻諸亡命聚其中時出剽掠為民患公慮其浸盛難制言於上且遣人招撫朝廷亦降勅諭以利害衆即首服散遣之其詣公陳首者皆使占籍為良民壬子公為按察使滿九年當考績京師陜人德公之深皆願留不可至為泣下有相送百餘里者超拜江西右布政使脩庶政去宿獘六房有稱主文者皆逐之織染局諸工畨上舊有籍其後不復省閱黠者就閒而朴者長上以勞役

死者甚多公督吏胥蒐諸庫得故籍俾按季更代工既得番休從容就事由是無勞役死者乙卯永豐賊曾子良作亂聚黨據太盤山官兵擒而戮之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被執時歲凶民艱食公謂其有因飢而被誘脅者不可令瘦死倡義捐俸為粥賑之奏上得報決其首惡三十餘人脅從者皆宥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公下令曰所告虛實未可知茍無實當自來衆悉詣公自白公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鞫訊尔尚

能保家乎今賊已滅尔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飢民當貸尔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可勝計正統元年三月陞左布政使六月台赴闕拜都察院右都御史上聞諸道多滯囚大辟所繫有一二十年未决者首以命公公盡心推究悉得其情可矜狀奏之免死者百三十餘人嘗曰刑獄重事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皇上躬舜禹之仁司憲典者不可不慎每當慮囚公必深任其事得平反者葢多焉公性素剛其好

惡必以道見人有善禮之恐不至且惠及其子孫或縱肆為惡貪冒無恥則必事剪棄不復自顧藉姑蘇范文正公父子為宋名臣其祠宇頹廢為葺而新之子孫困於徭役以其所受誥質錢於富室則為贖而還之擇謹篤者二人掌焉時有為達官在朝者其家多種果果熟則分餽名卿鉅人亦有及公公謂其以好來餽且口腹微物不足辭後治廨宇復餽土墼數千家人受以補垣墉又嘗以寒甚餽炭三百斤於朝房朝房吏受之每旦

然火凡來朝者皆用焉不以白公公聞之怒解之者曰彼不名以奉公宜吏之不敢白也且聞他朝房皆有餽不必深究事遂已至是其人坐賍汙公糾覈其罪當罷官彼乃以所餽為言曰此獨非賍乎公即引咎曰誠有之吾初不慮其蓄禍心如此吾過也願得與俱罷遂罷官歸咸寧休休然自得未嘗有幾微不足之意見於色詞正統六年六月也公孝於親厚於宗族鄉黨而惠於下民凶年飢歲民有不給者必請于朝廷寛恤之上亦

多從公言其行之大者類此其細可畧也正統丙寅六月晦日以疾卒于家距其生洪武己未閏五月十四日享年六十八以是年十二月九日葬于咸寧之東李𡍼保姜卜林之原公初娶鄧氏先卒贈夫人繼室以嚴氏封夫人子男五淮淦渥沔浚女三長嫁兵部主事方杲餘在室孫男七公葬已三年淮兄弟懼其德不顯於後世以書屬杲為狀請予文以表諸墓予與公同朝久矣覩公之為御史為按察使為方伯雖秉義執法而心則

本於愛人是故罰無小大人皆服其公人事有緩急危困而卒皆賴其仁其為人如此非孔子所謂學道之君子歟是以可表著於後世乃樹於墓之原

張主事墓表

張氏陜之咸寧人其先有曰恭者生從讓從讓生德德生仲實四世皆不仕而皆有善行主事之高曾祖父也主事諱恕字克已自幼聰慧異常兒母姚氏早卒繼母王撫育之愛親敬長不教督而能入郡庠為弟子員勤

於學問通易經藩憲大臣皆重之年廿七就鄉舉魁多士不利于春官遂入太學友天下之賢其學益進永樂辛丑取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久之授徵仕郎中書舍人以能其官得推恩父母及其妻丁外艱去居喪盡禮服除又拜中書舍人既滿陞承直郎戸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時南方粮運多蓄臨清倉又轉漕至北京納多宿弊以克已主之奬盡革人畏而愛焉代還益以勤慎舉其職正統八年夏得疾醫弗效妻子猶百方求治克已

止之曰脩短命也其如命何汝曹但能脩身如吾在則吾無憾矣言畢而卒某月某日也享年六十先娶朱氏卒繼室白氏師氏有二子鐸朱出鉞師出也女二人長適宋璽次在室孫男一璽前歸德太守宋公之子静重而好學予愛之至是鐸兄弟奉柩歸其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葬某處之原乃與璽謀欲求文以表于墓璽請於其尊府而以文屬予予不得辭重念克已前在翰林相從已有年其居官亦以名績聞于世且能安於命

雖臨終不亂惟戒其子以脩身畢夫世之貪生惡死號顲畢端冀緩須臾之頃者是可表也故表諸其墓

曾氏二親合葬墓表

萬安曾時望既合葬其父處士君與母孺人陳氏於其鄉湯屋山之陽葬十三年時望以出穀賑飢朝廷旌之為義民來謝恳闕下事已復自念曰惟吾二親實有德善以啓佑後人而昌大其家今之義舉皆慶澤之餘也而墓前之石未有文京師多名公鉅人其言足以傳遠

失今不圖恐久遂沉泯爲罪大矣乃託姻戚刑部員外郎劉廣衡爲行狀因其族人刑部主事暈來求予文以刻諸石予嘉其意而諾之按狀曾氏初自泰和之上謨徙居萬安永和鄉凡三徙乃居今龍溪爲望族處士曾祖敬叔以明經爲教官祖雲英父履道皆不仕而皆以行誼表一鄉母徐氏處士諱允文字孟學自幼聰敏喜讀書於經史能通其大義年十四喪父即頽拔自樹立十六爲萬石長主一鄉粮賦徵輸緩急舉不失其宜事

以辦治而民不擾旣數年輸布上京師舟人不戒布或
有水跡坐是當徙歲餘謫戍銅鼓雖處憂患而安之不
以外物動意又數年還益端厚謹勅不妄言動平生事
親孝親沒葬祭盡禮與季弟魯學友愛尤篤伯姊嫁郭
氏早寡諸生懦不立處士賑給之至再世一門親屬及
臧獲百餘口待之各盡其道上下無閒言曾氏族最蕃
嘗脩譜以明尊卑割田以供祭祀家雖富然不用以自
豪遠近貧者悉賙恤之再長其鄉粮賦皆公且恕未嘗

安取一錢鄉人有不平及諸利害皆決於處士愛其子擇師教之賓客往來欵洽無虛日賢士大夫過其鄉必以禮招致去則加餽遺馬孺人諱某同邑甘田巡檢陳以常之女莊重寡言笑工於女事通小學女戒既歸處士以禮義檢身以勤儉治家處士生事去而綜理益密內外斬斬及處士歸凡睦親惇族待人接物賙窮恤匱惟所欲為皆能相其志以永樂己丑六月十七日卒享年四十厝于里之某原後二十二年為宣德庚戌是年

十月二十三日處士卒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某日乃遷
孺人之喪從處士合葬焉子男六夫君子之於親必思
顯其德而永其令名不以養生送死爲足也夫親有美
而弗知謂之不明知而弗傳謂之不仁不明不仁其得
爲孝子矣乎時望惓惓然思表其親之德以彰示後世
俾永永不朽而篤義又足以繼之可謂能孝矣故次第
書之使揭于墓之原

彭氏義阡表

彭氏義阡者葬彭氏之死於義者也當元之季豪傑並起推埋剽竊之徒亦相扇為亂龍泉羅邦其一也彭氏居邑之雩溪世為仕族于時有文遠者英偉有才畧卓然為一鄉之望歲辛卯賊勢浸盛官軍不能制乃散財發粟集義兵以保鄉里賊頗畏之壬辰江西行省祭政全普安薩里開分省于贛命張萬戶守龍泉許辟署從事張辟文遠為護民廵檢叅其軍領民兵守北門賊引衆及城下張與文遠屢出戰不勝因閉城堅守以待救

癸巳春城中食盡且無援張夜率衆棄城去文遠殿舟至螺灘賊追及合戰衆飢困不能支勢且北文遠使從弟大遠馳騎請兵于吉以圖興復率敢死士大呼奮矟入賊中欲刺邦不得殺數人賊亦攢槊向之文遠創重遂被擒大遠走告吉安總管為移檄泰和同知楊某使以兵復龍泉兵至境大遠為前鋒踰章村河涉南洲河會風雨大作河水暴漲兵大半不得渡賊以衆蹴之遂擒文遠兄弟同日死於賊是年三月十一日也賊既得

志憤彭氏倡義圖已其兄弟子姪有先在軍中或竄伏田里者皆捕而殺之自文遠而下凡十九人又婦女二人我太祖高皇帝既受天命削除僭亂以興太平彭氏族屬之存者休養生息今七八十年日以繁盛蓋詩書禮義之澤未艾也然其老長閑居族坐相與談向時事未嘗不慨嘆文遠兄弟之英風義烈且深念夫死於其難者之無辜而皆不能歸葬或無以嗣其後蓋盡然傷之疑文遠之再從曾孫項城令仲恭甫之賢子也閒諸

老長而有慨於其心乃即雩溪大塘口之原開兆域營冢壙倣禮各為木主以宣德三年七月望日招其魂而葬焉又以項城命置近田九畝以供歲時祭祀曰死者有知庶幾能安於此而無所恨矣嗚呼喪亂以來姦宄縱恣善柔多隕於非命有能奮勵以討賊而舍生取義如文遠兄弟者誠少矣雖曰有之其宗族兄弟有能興哀於既久之後而為之歸使祭奠有所如嶷者亦少矣然則彭氏其誠能篤於義哉是皆可表也嶷來京師因

其姊壻督府經歴項斐求予言故為之書使歸而刻諸石凡葬者之名諱次第則備載于碑隂

高知縣墓表

正統元年十二月二日前常山知縣高君年七十六以疾卒于家明年其配尤氏亦卒年七十二其子瑶環壽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合葬於其里杜鄔先塋之次瑶嘗為貴溪縣學訓導至是服闋謁選來京師請於予曰先人之卒既葬矣懼其德善將久而沉泯敢乞文以表

于墓予哀其志而諾之髙氏本光州固始人從王氏入閩遂為閩縣人其先有為郴永二郡守者自是衣冠不絶君之祖大用父禧皆不仕君名昊字汝大自幼喜學有大志由郡庠生升太學出為廣東長樂典史衆為君少之君曰官無卑顧所為何如耳往佐其長以平易近民一縣稱治永樂初仁宗皇帝正位東宫妙柬宫僚擢君為通事舍人日侍朝贊導不失禮節人以為能歷九年陞清紀郎益善於其職未幾出知常山常山大猾有

出入有司伺候閒隙把持長短為姦利者前令莫敢誰何君曰此不去何以為治即按致其罪當死因被反噬抵京師得白而歸羣不逞之徒惡其不便日夜媒孽其短欲傾之君聞之歎曰㑹參非殺人者然告者屢至雖其母亦惑焉吾今且病豈可數犯危難吾其歸哉即謝病而歸優游閭里間與親戚故人往還為樂遂以天年終三子瑤今為泰和訓導璹吳川廵檢女二林熹羅紹其壻也孫男闕人憶予官翰林時宫僚初建號一時之

傑子皆得從之游因亦識君及太宗皇帝廵幸北京仁宗為皇太子監國予幸執筆侍左右而益知君之為人誠可以表見於後世況瑶又以請其安得辭乃次第其說使刻諸墓上

蕭叅議墓表

正統三年五月十一日朝列大夫浙江布政司左叅議萬安蕭公以疾終于家其孤和哲兄弟以庚申年臘月念九日奉葬於其鄉鳳凰山之原葬巳因其親戚刑部

郎中劉廣衡以書請於予曰先人不幸棄諸孤今既葬矣右副都御史朱公實銘于幽堂孤不孝懼無以彰其徳欲樹表墓上使永永顯聞於人庶幾少追其愆惟先人甞託好於先生敢以文為請願先生不辭予泰和於萬安為隣邑二邑之士實以契誼相往來故予與公交好三十年始終如一日今不幸已矣而有令子欲圖其不朽於予予奚可辭公諱常字孟常世居萬安學堂里為大家宋時有諱璳者為工部尚書致仕縣吉水虎谿

徙居今所曾祖俊可祖宗道父永大皆有行誼爲隱君
子母劉氏以洪武甲寅十月十六日生公自幼聰悟喜
學父母亦篤志教之遣入邑庠從唐先生棐受詩經學
業日進同輩罕能及唐先生深器重之永樂戊子領鄉
薦會試禮部在高等太宗皇帝廵幸北京未及廷試俾
學于太學以俟辛卯始成進士觀政于户部以勤慎得
名尋授廣西道監察御史于時適多務御史有殫力不
能辦者公處之裕如法立而職脩甞出按廣東同列御

史先在者所為多不法公曰吾果可徇私情廢公法耶
劾奏之竟以罪去及廵歴山西雲南皆有名久之丁母
憂有㫖奪情起復改山東道山東妖人作亂連逮者以
千計皆屬公推問公務得其情分别黑白良善者多獲
全既滿超拜浙江左叅議浙江地大人衆而事殷叅佐
各分任焉公早夜不懈事皆先集所至必進諸生勉學
勸課農桑戒飭庶僚宜守法恤下不察察細微人以為
知大體公初勤學雖目疾不少廢由是損其明醫弗能

愈至是勞於職務遂浸以失明因援例得免歸家居八年其教子孫必以正賓客過從樽酒相對歡如也卒之日年六十五娶淩氏子三人和哲和矩和衷女三人劉廣華張振黎璩其婿也孫男十人公質直好義遇人有急惻然思濟之與朋友交能傾竭見底裏無毫髮隱情若有過失則盡言相規而亦能受人盡言當官而行必循道理守法度矜己傲物矯情飾詐之行無有也故凡與之處者莫不讓其賢嗚呼今何可多得哉故表著其

墓以示於永久

曾處士墓表

處士諱穀字忠良居泰和上模里世為名家曰性翁德榮存吾者處士之曾大父大父父也處士早孤豪横侵奪其産業母吳孺人勤苦教育之稍長卓然思自立躬耕以養吳孺人心懽焉從伯友吾死無後處士嘗以父命為之子事所後母羅孺人亦如所生及卒祭葬皆以禮綜理家政以身任其勞不以累兄弟永樂中有司發

民於湖廣萬羊山採營繕大材兄忠立當往處士曰兄往役而弟弗代非義也即請行時盛暑疫癘大作營壁中死者相枕藉處士獨無恙而歸人以為天佑云叔思吾為浙江曹娥塩場官弟忠靜偕行俱死處士恨無力歸葬囑子翬等俾必成其志明吾謫戍遠方子敏崇當往繼無貲處士鬻已業資遣之無吝色鄉黨親戚有急難必赴救未嘗以事辭有不平致訟者必據理勸解之使無訟乃喜人見其慈良也以良心翁稱之而其所發

乃有剛毅不可回者稠人廣會之中後生年少或有狂言悖理衆不敢出氣處士必厲聲色挫辱不肯少假借雖由是召謗不為變性不喜佛老其徒有曲事之以求合不樂也正統丁已七月得暑疾子羆習徧謁醫不效勢且劇無可奈何私請道士致禱焉處士聞之力疾起至中庭呵叱道士使速去毋汙我責二子曰吾死生有命奚用禱取紙筆大書正命二字懸之榻前而安寢其下以卒其心之正守之確不以死生禍福易意如此盖

其年八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八娶劉氏有賢行先處士八年卒再娶郭氏子男三翬取進士累官至刑部郎中鼎領鄉薦未第今為太學生習崑山縣學訓導皆劉出孫男七女二以正統戊午十一月十一日葬其里鴨塘山之原至是翬請告歸省墓謁予言曰先考少貧其成立甚艱而教翬兄弟亦不易今幸有禄乃不得養焉心實痛之若又不能表彰其德於後世則不孝之罪大矣敢請文刻諸墓上予既叙次其事如右然猶有足

以勵世而範俗者不可以不書予閒處士曾大父性翁樂善好賑貸鄉里德之元末盜起過翁之門相戒曰翁仁人也不可犯凡其家人皆衛而出之然後肆賊殺素為鄉里害者或盡室殲焉處士安貧樂道篤於教子有能延名師者或忌其進不欲使來學處士不校則遣從他師書籍筆劄不能致不遠數十里往求之躬負挈以歸與其子感發其志意卒皆成學業享禄位然家尚貧凡詒書教戒必以忠敬廉厚無一語及私予為表其墓

而必牽聯及此者以見天道佑善人力不能勝又以見其善慶有源而處士濬之益深其流將益遠且大也嗚呼觀乎此者其可以興起矣

周是修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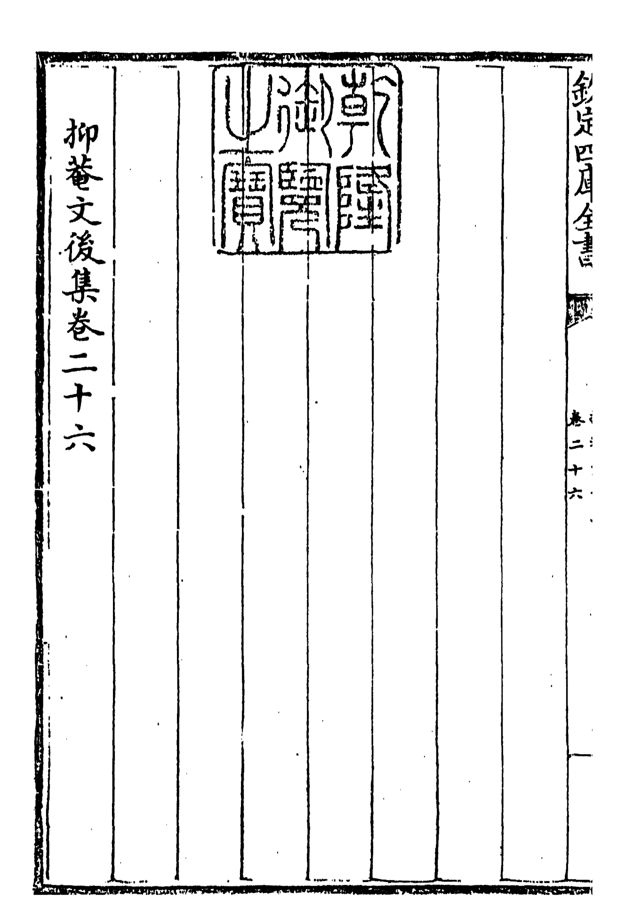
先生諱德字是修以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卒於應天府學舍年四十九子轅奉骨以歸既葬矣又謂其地之不吉也以宣德元年十二月壬午改葬於所居舉岡之屋後初葬時翰林侍讀學士解公銘其墓久之令

少師楊公為之傳先生之賢由是而信於後世今年轢以江都縣學訓導秩滿來北京謁予告曰先人之卒得二公之文誠足以不朽矣今既改葬若揭表墓上豈不益彰徹顯聞此不肖孤之志也敢請於先生予嘉其孝而諾之先生之先盖居泰和爵譽里其後乃徙灘江曾大父月溪大父于德父邦賢皆不仕先生少孤貧喜學力於孝悌忠信其胸次坦夷明白事非義不為遇人無少長賤貴皆有恩意然於是非白黒無所混初受業於

里儒胡渚楳渚楳愛之以孫女女焉又從國子學錄蕭先
生執授詩經學成舉教官授霍邱訓導太祖高皇帝奇
其貌問常所業對曰教鄉人子弟讀書為善遂停訓導擢
為周王府奉祠正尋陞紀善王聞其好著書使歸取以
進予時始識先生清脩王立溫然君子也高皇帝上賓王
以過失閧府中官屬皆得罪先生以能諫獲免改衡府
紀善入翰林預纂脩嘗侃侃論國事詆諸柄臣衆嫉而
挫抑之先生不為動太宗文皇帝靖難至京師宮中自焚

先生即為書以後事託其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文皇帝以臣民推戴既即位御史有言周是脩不順天命請追戮之上曰彼自盡其心而已置不問上之心天地之心也嗚呼死者人之所難也先生雖預纂脩在翰林而官則王官可以不死然而必死焉亦求其心之安而已先生於綱常之誼躬履之如此平生書無不讀經史百氏皆能言其意為文思若湧泉然必根於理而尤好吟詠其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

極圖觀感錄綱常懿範通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其於朋友能相輔以道所最厚者若學士解公胡公少師楊公而所舉者侍讀梁公潛辰州同知劉公叔毖皆以文學德義政事重當時觀其所與與其所舉者則先生之賢益可知矣今卒四十年而有令子汲汲然思著其德於久遠此又可見君子之澤也故為之書使刻于墓上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六